

判 審

丸 温



判 審

凡 溫

刊叢藝文地大

種五第

大地文藝叢刊

第五種

審判

著者：溫

凡

編者：沈

寂

發行人：丁

基

出版者：大地出版社

上海西康路三三七弄二八〇號

印刷者：正風印刷公司

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
電話三五六七〇號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月初版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定價：三元

目 錄

老張的悲哀	一
叛逆的父親	一五
母親	二五
年青人	三五
陰鬱的早晨	四五
老姜	四九
審判	六一
人物小記	七五

老張的悲哀

黃昏天，一個落着細雨的晚上，我去拜訪一個陌生的親戚回來；馬路上已經很靜，細雨滿天飛着，就像秋天原野上的瀟瀟。舖子還關着門，往日那些通明的燈火給雨霧遮着，顯得奇怪的慘澹而昏黃，給人引起一種惆悵的，憂鬱的感覺。

我在細雨裏走着，走過一條低窪的弄堂，一個賣炒麵的布篷子搭在那裏，扁鍋裏正吱吱地煎着麵，一股油膩的，混着醋醬的麵條的香氣迎着我衝了上來，強烈地引誘着我的胃囊，我禁不住注意地望了望，這裏面有兩個不相稱的食客坐着等麵，一個是打着赤膊的洋車夫，另外一個却是穿着長衫的，知識份子型的青年，正凝神地在看着一本很厚的書。他的臉低側着，只看見那突起着的灰白的高顴骨。突然，我覺得很面熟，記憶裏不知誰也有這麼一對高顴骨的，但還不容我深深地思索一下，那個油光滿面的麵攤老闆迎上來了。他坦開雙手，笑迷迷的向我打着招呼：

「這位先生，吃麵啊！請裏面坐……」

我打好主意，決定吃一碗這噴香的麵條，於是就在那瘦削的青年旁邊坐下去，他仍舊只管自

看着書，動也沒有動一下，像根本沒有意識到我在他旁邊坐下來似的。等上麵的時候，我祇得略微推了他一把，那傢伙厭煩地縮緊了些，我的位置仍舊很小，我艱難地轉動着筷子，心裏開始對他有點惱怒。

他比我先吃好，站起來付賬了。我故意報復地佔據了全部的位置……突然，一隻堅硬的手掌搭上我的肩膀，我的耳朵響起了一個說不出是陌生還是熟悉的聲音：

「老淵！」

我詫異地掉過頭來，正是那個使我惱怒的人微笑着站在我的背後。他那個突起着的額角和額骨在燈火下閃耀着灰白的亮光……猛然間，我記過來了，他就是我中學裏的同學張駿松。我跳了起來，抓住他的膀子：

「老張，你好啊！你怎麼……你還跟先前一樣瘦呀！你一點點都沒有變……你好嗎？」

「呵呵……」

老張帶點高興地笑着，他笑的神氣也沒有改變，總帶點自持和保留的成分，很少看見他縱聲大笑的；我又朝他身上望了一眼，他穿了一件短短的藍布長衫，藍布在水分和陽光裏漂去了原來的色彩，變為一大堆不完整的，灰色的花塊子。看模樣，我料定老張仍舊過的苦日子。不知道爲什麼，一陣悵惘的，憂鬱的感覺又淡淡地泛了上來。但老張笑着，拉着我的手說：

「來，到我家裏去談一會吧，我就住在這裏面……」

我跟着他走進陰暗而潮濕的弄堂，泥濘在我們腳下尖叫，不時踏進一個低陷的水坑，攢起滿腳冰冷的泥水。

老張走在我前面。望着那個細長的背影，我覺得他走路的姿勢也沒有變，仍舊那樣硬挺挺的，腰骨筆直，像夾緊在兩片木板裏似的。他的腦袋也仍舊抬得很高，像仰望着什麼，其實他並沒有在仰望，只是習慣地抬起頭走路。

他停在一個低矮的後門口，打了幾下門，一個老娘姨似的腳色來給他開的門。他低低地謝了一聲，走進去了。我跟着他。上了樓，在一個狹小的過道上拐了一個彎，又上了一層樓；然後才到了老張的屋子裏；老張開亮了電燈。

他的屋子是出奇的矮小，差不多跟他自己身材的高度相等。屋子裏又雜亂而且骯髒，棉被沒有疊起，像一座小山似的隆起着堆在鋪上。板桌上又狼藉着碗筷，筆墨，還有一大堆像作文簿似的書本子，靠門邊則是燒飯的傢俱，排列着煤爐，鏊子，盛水的臉盆等等。

我在一張板橙上坐了，老張坐在對面。他摸出紙煙來，給我一枝，又給自己點上一枝。我們沉默着吸煙，一時想不出什麼話來說。老張噴着煙，像陶醉似的眯縫着眼睛。

我望着老張和這個低小的屋子，一種說不出名目的感傷氣氛緊緊地籠住我。但看老張的神氣，顯然他是沒有這種感覺的。他開始說話了：

「……呵呵，老朋友；長遠不見了……有好幾年了吧？日子打發得不怎樣容易，我們都變老

了。生活逼着我們。呵呵，生活……生活就像是一個死冤家，它纏住你，處處跟你搗蛋，不但要在它面前屈服，還要你丟臉給它看，但這個，我却不大肯答應。你不要看我長得瘦，我的骨頭還生得硬，我就這樣跟它打架，雖然沒有贏它，但也不至於輸給它。可以算做不分勝敗吧！呵呵……但是我還有力氣，再可以打十年，二十年……」

他心急地說着，臉上開始泛起了激動的紅暈。我又記起他的喉結了，他只要一說話，他的喉就像波浪一樣，一上一下地抖動起來。叫人看了不舒服。

接着我問起他現在的生活。老張向來不喜歡談論他自己：他顯得不很高興地皺了眉頭。但大概是因為跟我久別重逢的緣故，只得簡略地告訴我一點：他仍舊做着小學教員，一天上六個半鐘頭課，待遇一共是三百四十五塊，夠吃三餐薄粥。那個小學校長是一個三十幾歲的老處女。到這裏，老張的聲音放響了。他輕蔑地哼了一聲說：

「那傢伙簡直是混蛋！」

看神氣，他的話還剛剛閉頭，但我却想到回家了。偷偷地望了一下錶，短針正跨過十一點，但我又怕打斷他的興頭，只得忍耐地聽着；正好樓下不知那家的掛鐘也叮鐺地敲了起來，老張遲疑了一下，不說下去了。我站起身來告辭。臨別的時候：我給了他我的住處，叫他隔天上我家來談天。

這一夜：我睡熟得很遲，那個高顏骨的，老張的形象一直在我腦海裏旋轉，關於老張的那一

段記憶在我眼前急速地展開了……

老張是高中三下半年的插班生，我跟他做過五個月的同學。那時候，我記得老張也是這樣瘦削的人，模樣跟現在差不多；就祇皮色黑些。他的衣裳也跟現在一模一樣，是洗白了的藍布長衫，祇是個子沒有現在高，長衫拖在腳背上。

他跟我一個宿舍，來的時候自己坑着鋪蓋，一個校役緊緊地跟在他背後，預備爲他服務一下，時時假裝着咳嗽喚起他的注意。但老張只望了他一眼，一切鋪設釘掛全都自己動手。校役討了個沒趣，快地地跑了。……這開始，我就覺得老張是個奇怪的人。我常常好奇地注意着他。上課的時候，有時他很用功地聽着，捏了一枝短小的鉛筆記着什麼；但有時就簡直不聽不問，只傲然地把眼睛轉向窗外，望着那遠天的雲彩出神。

老張不理睬別人，當然別人也不高興理睬他。從別人看來，老強就像老耗子一樣孤獨地生活着，但他自己却絲毫不在意這些，像已經習慣於這種冰冷的生活，簡直看不出他有一點寂寞與感傷的感覺。

以後，不知怎樣開始的，我跟他熟了起來。老張時常撲在窗檻上望一回天色，然後又像流水一樣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他講的都是別人的壞話，似乎這世界上只有很少的人才被他看得起。他不大講到自己，但我從他的話裏慢慢地積聚起來關於他自己的命運，他是一個孤兒，靠他叔父養大的。照他的說話，他的叔父是個酒糊塗，嬉娘是個猶太婆，堂兄妹則是一羣外國種的惡狗。

生活是一連串爭鬥的歷程……這個中學的校長是他的表娘舅，他在校裏讀書是獲得免費優待的。但老張時常說他娘舅不好，說的時候顯得特別輕蔑的神氣。他說得很多，說起來又是一大串，我聽的時候感到很厭煩，因此也不大記得了，只記得他收棺的一句話：

「那傢伙簡直是混蛋！」

晚上，我們常常出去蕩馬路。老張照例直挺挺地走着，把腦袋掀得半天高，就像在說「簡直是混蛋」時的那副神氣。有時會迎面碰到一些同學或教員，老張一律不打招呼，連那個表娘舅的校長。

臨到畢業之前的一個最後的時期，學校裏醞釀着驅逐和毆打校長和訓育主任的風潮。宿舍裏成天乒乓乒乓的，我們這些血氣方剛的學生們撕裂着桌子板櫈，任意地摔砸着碗盞瓦瓢。只要一響吆喝，玻璃窗立刻搗成稀爛。

就在這鬧哄哄的日子裏，有一天晚上，校役拿了一個校長的字條來尋老張，老張接着字條，不快地遲疑了一會，終於堅定地走去了。我心裏開始不安地猜測，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只一刻功夫，老張又喘着氣跑了回來。我望了他一眼，老張就直挺挺地站在我的面前，他的眼睛可怕地睜圓了，在電燈光下，他的高顴骨像透明的顯映出病態的紅暈，彷彿這裏面就是一大堆跳動着的血。

我望着他，心裏禁不住有點害怕，嚥口氣，我不安地問了：

「校長叫你去做什麼？」

老張咬着牙齒，把捏得緊實的拳頭攢了一下鋪板。

「他侮辱我的人格！」

接着，他又憑空揮舞了一下那嶄露出青筋的，乾瘦的胳膊，咬着牙齒說：

「他把我當作什麼人？憑什麼資格叫我做他的偵探？我不過給他少賺了幾文，我的人格完整的，他憑什麼理由可以侮辱我的人格……」

我明白了，校長的企圖是叫他監視一下暴怒的學生，給他做個內線。我正想再問問清楚，老張又頓了頓腳，望也不朝我望一眼，像發瘋似的衝出去了。門板在他身後猛烈地震響了一下。

……等他回來，我已經睡下了。老張像一個巨人似的站在我面前。他激動地喘着氣說：

「我報了仇，我罵他，痛痛快快地教訓他一頓！」

等睡下來的時候，老張沉默了。我知道，這個情感衝動着的人沉落在理智的思索裏了。……

一會，他掀開半截被來，滯重地拖長着聲音說：

「我曉得，好處是不會有的——那傢伙也不肯屈服，你看着：他不會讓我讀到畢業……」

但緊接着，老張又憤然欠起半個身子，他的聲音也變得結實了：

「無論如何，我的人格是不屈服的。他只能開除我，不能侮辱我……」

以後就沒有說話。我推測着老張不幸的前途，又想起他一生的遭遇，心裏竟覺得很感傷。但

老張自己却絲毫不放在心上，他很快就睡熟了，響起了急促的鼾聲。

他猜得很準，第二天一早佈告牌上就出現了開除張駿松的通告。我在人叢裏心急地尋覓着老張，但沒有找得到，老張已經在宿舍裏捲舖蓋。他望了我一眼，還跟原先一樣地笑笑說：

「我料得不錯吧？」

我想問他一句以後怎麼辦的話，但看着老張那滿不在乎的神氣，又覺得頂好不要問他。我爲他不去上課，陪伴着他，幫他收拾東西。等收拾齊整的時候，老張望了我一眼，又像留戀似的撲在窗檯上，望一會天，又望一會馬路上熱鬧的人羣；我覺得，他的臉色一刻比一刻明亮。突然，他掉過頭來，用那像宣誓一樣莊嚴的聲音說：

「他寧不死我的。我雖然長得瘦，但我還有兩隻手。手裏也還有力氣；我可以做工……」

握過他那雙預備去做工的堅硬的手，老張直挺挺地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裏又覺得很感傷。……猛然間，我追上了他，把袋裏一張才向家裏要來的五塊頭鈔票塞在他手裏。

「你拿去用……」

老張吃驚地楞了楞，滯緩地把鈔票塞進自己的口袋。我在他臉上第一次發見了深深的感動的光彩。

以後，我也離開了學校。我們沒有通過信。半年以後有個陌生人尋到我家裏來，老張托他來還我五塊錢。從那個人口裏，我知道老張曾經到武漢去考過一個鐵工廠的練習工匠，結果沒有考

得上，他做了故鄉鎮立小學的教員。

想不到七年以後我又碰見他，還是在這樣一個陰暗的角落裏……

……這一天晚上，我已經打算睡覺；樓梯下一個熟悉的喉嚨響了起來

「老溜！」

那正是老張。我還來不及答應出來，他已經跨上樓梯，帶點劇力後的氣喘站在我面前了。他向我點點頭，像搜索似的向整個屋子打量一眼；於是便在靠門邊的一張有背椅子上坐下來了。開始吸着烟，沉醉似的眯縫了眼睛。他是照例要等吸完一枝烟才打開話匣子的。他又接着說那個小學校長的壞話：

「像「老處女」這種人辦教育，教育怎麼不倒霉！她比猶太人還吝嗇。我告訴你一個故事：課堂裏的玻璃窗給一個學生無意間壞了一方，她就狠狠地逼着他賠償損失，就不說那學生是如何窮苦，這原是跟章程不相干的，校長先生管個屁事啊！……結果，當然賠出來了。你曉得她怎的？她就叫校役去買一張透明紙來糊上去，自己用紅墨水畫幾筆，還問我像不像梅花！我說梅花的顏色太濁，將花比人，倒有點像不害羞的老姑娘……」

我又不舒服地打量着他那個高突着喉頸骨。他跟原先一樣，一開口就不大肯休息。而在他的

說話裏，我知道他那個嚴峻的，有一點傲慢，比較容易發怒的性格也一絲一毫沒有改變。

停了停，老張又接着說：

「……記分簿子沒有了，要她買一本新的洋抄簿，這要化多少錢呢？你曉得她怎的，她不知在那裏收來一本銀行用的賬本子，還說紙張比洋抄簿好。……你看，這種人……」

他喊起來：

「那傢伙簡直是混蛋！」

這以後，老張就常常來了。每一次，他總有一番老規矩，先在樓下叫了我的名字，然後才上樓來。一進門又像搜索似的把整個屋子打量一眼，沉默着吸完一枝煙，於是便滔滔地講了起來。他老是說「老處女」的壞話，雖然他說的很有趣，很具有描寫、物的本領；但聽多了，總覺得有點膩煩。

……那一天，老張又來了。在他說了一大通「老處女」的壞話以後，忽然有點發窘似的放低聲音說：

「老溫！你想不到吧，我向「老處女」要求加一百塊薪水。我寫了一封信給她，限她在三天以內答覆。你看怎麼樣？」

老張噙了唾下嘴唇，微微地紅了臉向我望着。我說：

「好！是應當這樣。這年頭兒還拿三百四十五塊只得吃糠……」

老張聽了繃繃眉頭，彷彿不大滿意的朝我斜瞄了一眼說：

『其實也不是這個說法……總之，這並非我向她搖尾乞憐，我是代表一種出賣勞力的人的正當要求；而她也足夠負擔得了的，不信我們可以當眾算賬……』

我覺得，不管他怎樣說法，他心裏總懷着激動，帶着點給未來的希望照燃着，掩不住的歡喜。電燈底下，他的高顴骨又開始泛起了病態的紅暈，還不住搖擺着那擱了起來的腳，他腳上套着一雙破的硬底皮鞋，鞋根上有一塊零碎的皮已經脫起，像打拍子似的平勻地敲着。不知道爲什麼；我心裏又升起一陣悵悵的，憂鬱的的情緒，老張的生活太不像樣了！但看老張的神氣，他是滿不在乎的，說起來，又不是這個說法……

緊接着好幾天老張沒有來。一直到第五天晚上才聽見他的聲音。老張仍坐在靠門邊的椅子上坐了，吸完一枝煙又接上一枝。我開始吃驚地注意到他的神氣有點異樣，像顯得很侷促，不時繃着眉毛偷偷地望我一眼，和他說話也不回答，只管自心不在焉地應着。

突然，老張的臉上籠罩起那種不常見的，尷尬的笑容。咯口痰，他頓着聲音說了：

『老溫，我向你提出一個要求——問你借兩百塊錢！』

我有點發怔。我的經濟狀況也不是高明的；然而在老張面前，在這個硬漢面子前，我無論如何提不起回絕他的勇氣。我答應了他。

就在這一瞬間，老張的模樣完全改變了，他就像幹完了一件艱險的工作，倒在靠椅上愉快地

喘了一會氣，緊接着他的臉上騰起了憤怒的氣色，眼睛也可怕地睜圓了。……猛然間，我記起七年前的那天晚上，老張在校長那裏回出來的神氣了。真的，一點都沒有兩樣，老張又憑空揮舞了一下乾瘦的胳膊，咬着牙齒說：

「我不幹了！那個「老處女」侮辱我，她看不起我的人格。」

我又禁不住詫異地問了：

「她怎樣侮辱……？」

老張連望也不朝我望一眼，管自瞪着眼睛，像準備跟人打架似的，把兩個拳頭捏出了咕咕格格的聲音。

「簡直是惡意的侮辱，只有沒有受過教育的鄉下婦人才做得出來。我雖然窮到要飯，雖然長得瘦弱，但決不會向人搖尾乞憐，況且我們又不是做買賣，可以這樣討價還價的！」

我性急地問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老張吃我打斷了話頭，不快地楞了楞，他又點上一枝煙，神氣顯得平靜了些。

「老溫，你不知道，我問你，換了你可受得住？今天一大早我照常去上課，你曉得老處女怎的？她竟在報上登出招聘教員的廣告，就是我那個位置，薪水減到兩百八，而且……而且人還來得不少。我真不要看見他們，馬上寫好辭職書送上去。你曉得她怎的？她還笑着問我願意不願意

救下去，薪水照舊三百四十五——我罵了她，痛痛快快地教訓了她一頓！」

他的喉嚨噎住了，又點上一枝烟，乾咳了幾聲說：

「我想了半天，無論如何我不能沒有行動……」

「行動！」我吃驚地打斷了他。「你說的什麼行動啊？你能有什麼行動呢？」

老張望着我暗啞地笑笑，他的激動已經過去了，臉上也恢復了原來的沉靜，咯口痰，他揆了一個平穩而沉重的口氣說：

「當然，維持生活也是重要的，人總不能餓着肚皮生活下去，在另一方面。我在精神上反抗她一下，我要在她校門口擺一個書攤子，我要脫下長衫來，我自己營書攤子，這，給她看也給別人看：她學校裏的級任教員，一個知識分子做了小販了。」

看神氣，他是過分地滿足着自己計劃。他跟我商量了一些另碎的，關於擺書攤子的困難，然而在他看來，困難是不存在的，彷彿就用他那兩隻乾瘦的胳膊一曳，困難就是用水泥打的吧，也要坍陷了。臨走的時候，他抖了抖身上那件舊長衫，暗啞地笑着說：

「你看着，我要跟它絕交了！」

第二天，他是專程取錢來的，沒有說什麼，只略微顯得有點感激的神氣接過錢；說了兩聲「真忙呀」就走了。

幾天來，我心裏都不快地猜測着老張的計劃。我以為老張雖然性子硬，有決心，但說起來容

易，做起來難，脫了長衫做小販倒底也不容易。大概老張總換個把地方，不至於真的擺書攤吧。

幾天以後，我走過他教書的那個學校，忽然記起老張的計劃了，我好奇地停了腳步，想看看老張的計劃倒底實現了不曾。就在這一剎那間，我還不住老練地想着：那有這麼容易！那有這麼容易：：突然，我的眼睛發痛地閃亮了：就在學校對面一家鬧歇了的糕餅店門口，一架簇新的書攤子擺在那裏，那旁邊，一個穿短打的，瘦削的青年坐着看書——那正是老張。他旁邊，幾個背着書包的小學生蹲在地上翻閱圖畫。這奇特的印象摧擊着我，竟想哭出來似的。我對自己的軟弱啞了一口，默然離開他們。

當天晚上，老張跑來了。看神氣，他是特別的高興，就像打完了勝仗的國王或者將軍一樣。他的聲音裏充滿着幸福與驕傲的成份。

「她寧不死我的。我還有足夠的力量跟她打架。……老溫，我真痛快，我聽見「老處女」背後說我不顧羞恥。這是什麼樣的羞恥呢？但我可以說：羞恥是有的，那不是屬於我，而是屬於她……那個「老處女」！」

第一次，我看見老張像孩子似的放縱地笑了出來。

一九四三年四月

叛逆的父親

晚上，周龍把車子拉進廠裏去，疲乏痛苦地絞着他，就像他那樣結實的大漢子都變成老人一樣的佝僂了；可是他沒有趕着回家。一個憤怒的粗野的決意正在他心裏衝撞，拐了一個灣，他走到大街上去，爲了買一件重要的傢伙。老天幫他的忙，叫他很容易地找着他所要東西——一家南貨舖在滋滋響的汽油燈底下卸貨，一地的蒲包和繩子。他走上去：

「老板，賞光賣一個蒲包給我！」

一個白胖胖的小夥計楞了他一眼，隨手在地上檢了一個有破洞的蒲包擱在他頭上。周龍把手伸在褲袋裏，打算給他一些錢，可是那傢伙沒有再朝他望，那抓着鈔票的手鬆下來了，還順手牽了一根短草繩，悄悄地把蒲包捆起來挾在腋下。

……他的家在河邊的棚子裏。陽開門，一陣溫暖的汗液和尿使的氣息親暱地接待了他。屋子裏已經上了火，他的孩子們在擁擠的桌子板檯和床舖的隙縫裏扭動着，喧叫着，就像豬欄裏攔着的一羣小豬。周龍跨進去。大狗子和狗子正蹲在泥地上打彈子；跟着彈子爬着。就是他們絆他的

腳，他想。憤怒在心裏泛上來，他暴怒地用腳掃過去——大狗子在地上翻了個筋斗，小狗子的額角撞在桌腳上。「他媽媽的！」孩子罵着，用兩隻手捧着頭，可是馬上就楞住了，他看見父親正憤怒地瞪着他。孩子的眼珠子骨溜溜轉了轉，在桌底下鑽開去。

『小心你的皮，小豬仔！』周龍咬着牙齒咒罵：『有一天要把你們一個個都收拾了……』
老母豬在床上躺着。這是他給他妻子取的綽號。難道還會冤枉她嗎？他輕囁地想。她就只會吃，吃飽了就睡，睡過了肚子又慢慢地凸起來，小豬仔一個個在她肚子裏鑽出來了。就這樣的，她一口氣給他養了五個……

第一個是個女的。那時候日子還好過，想起來自己都要給自己一個響亮的嘴巴子，他還想一個男的看了本地人的樣，給她取了一個名字叫根弟。男的果然一個接着一個跟下來了——那是小龍，大狗子，小狗子，小猴。小小狗才滿兩歲，老母豬的肚子又凸起來了，分娩就在這幾天裏。那煩重的吃口和喧叫壓迫着他，殘酷地折磨着他。就在痛苦的憤怒裏，一個血淋淋的決意在他心裏堅實起來，他要扔了他，那個就要出世的最後的孩子，蒲包和草繩就寫的這個……

這時候，根弟在灶下熟飯，小龍在油燈下用鉛筆頭畫和尚，被父親的腳掃蕩過的大狗子和小狗子又撫平了他們的創痛，把遊戲搬在另外一個角落裏進行，兩歲的小小狗裹着他母親的棉襖，靜靜地睡在一個架起了的大木盆裏，沒有人看見他，他把蒲包，到釘在床頂上的欄板上。老母豬張大了眼睛看着他，隔了一會，她呻吟似的問了：

『你這是做什麼啊！小龍的爹！』

『你還問我，老母豬！你還……』周龍咆哮着，彷彿火都要從眼睛裏冒出來了。『要把你一起攔着丟出去才好啦，老母豬！』

老母豬愚蠢地閃着眼睛，好一會才明白過來，可是她沒有作聲。心裏怎麼不痛苦呢，然而沒有法子，生孩子不是一個人的錯，可是她總歸把罪孽在自己身上。丈夫一天跑到晚，爲了養活他們，假如一個人的氣力夠拉得一百里，他已拉上一百五了，吃口這樣重，她總得想法子幫他一下。這些年來她老想攔一個小攤子，或者到鄉下去販兩斗米，可是孩子們牽牽着她，她要帶領他們，喂他們的奶。愧疚像一面粗糙的石磨一樣磨折着她，逼着她同意那個無可奈何的決定。心裏慢慢地變得平靜起來，她順從地望了她丈夫一眼

『要老天菩薩保佑啦！最好是生下來就瘟死了。要是新鮮的，活新鮮的……』

『管他死的活的，丟不出去不算人？』

……老母豬的分娩在第二天晚上。孩子們都睡熟了，只留着根弟照應她媽。周龍去叫穩婆；穩婆是一個喜歡曉舌的婦人，一路上儘跟他嘻嘻笑着。『又要生兒子了！小龍的爹。』她說：『年成儘管荒啊，生兒子可也羅緊。』周龍沒有去應她。風在長街上撲過來，他的身子有點打顫。要到家了，他突然站住了身子，對她說：

『等會……等會孩子產下來了，費你的心，你就這麼一下子。』他悄悄用四個手指做了

個搵人的姿勢。他的手打着節，聲音也打着顫。「你就這麼一下子，一下子……」那婦人呆楞楞地望着他。「一下子，一下子……」她迷惑地用手指摹摹着他。猛然間，她恐怖地叫了起來：

「你做什麼啊！小龍的爹！一下子，一下子……我的心都要從嘴裏跳出來了！」

靜夜裏，她的聲音尖利地飛開去，周龍望着她害怕起來了，他趕緊裝了一個笑臉，灑脫地打着謊說：

「你叫什麼，我哄着你玩的。一下子，一下子……我是說從前在河灘裏搵小狗，你可不知道，狗肉才香啦！」

「唉，造孽的！」那個曉舌的穩婆舒了一口氣，嘆息着說：「總是一條命，畜牲也想活下去呢！你沒有看見殺牛吧，殺牛的刀子在石砧上叮噠一響，畜牲的眼裏都直淌眼淚呢……」

家裏，老母猪已經痛得在打滾，用手按捺着巨大的蠕動的肚子。大粒的汗在她額角上滾下來，她像孩子一般哭叫着：

「小畜牲啊！小死屍啊！你不會煮死的啊……」

「把牙齒咬緊，小龍的媽。」穩婆老練地挽起袖子。「痛過了，白胖胖的小兒子就出來了。」

周龍咬着嘴唇在屋子裏踱着。痛苦的焦灼擠軋着他，把他的心攪亂了。嚴峻的工作馬上就要

開始，勇氣不夠呢？支持得住嗎？他拷問着自己。在致命的焦急裏，他悄悄地祈禱着：

『老天菩薩保佑，就照老母猪的話一樣吧！最好是生下來就瘟死了！最好是生下來就……』

然而老天菩薩不保佑他。像他所有的兒女們一樣，孩子順利地落下來了，在濡濕的繃線着的水氣裏，在新生的嬰兒小羊叫一般的哭聲裏，他聽見穩婆鬆脆響亮的聲音：

『恭喜你們啦！你們的氣力沒有白化，是一個男的。份量不輕呢。』

周龍陰鬱地走過去，陰鬱地在她手裏接過那包紮在破棉絮和破衣服裏的孩子。隨後他給她錢，打發她走路。可是她還賴着不肯就走，叮囑了產婦，又跑過來抱着孩子，把照管孩子的技能傳授給根弟。那小猴子出神地聽着她，還不時提出一個問題來請教她。最後，她索性坐下來了。

夜已經很深了，在背後的窗子裏可以望見偏西的月亮的影子。他心裏亂得發慌，應該是動手的時候了，但是那個死老太婆還賴着不走。有一會他簡直想趕她走了，但隔了一會又希望她多坐一會，好讓他在動手以前先堅定一下自己的決心。

終於她站起身來走了。『小龍媽，好好的睡吧！』在門口她還掉過頭來說：『隔一週時給他奶喫，讓他餓一餓……』

可是小龍的媽痛苦地瞪着眼睛，彷彿這個世界都痛苦地瞪着眼睛；周龍，那個叛逆的父親在屋子中央站定了有半分鐘，然後他在欄板上拿下了那蒲包，他的手有點打顫，那鬆弛的草繩的結子都用出了他全部的氣力，蒲包摩擦得嗶嗶地響，終於在他手裏張開了痛苦的嘴巴。『把孩子給

我！」他命令根弟。根弟奇怪地瞪着眼睛，她在意外的疾風暴雨似的場面裏楞住了。

「把孩子給我！」周龍又一次促地嚷，狠命地張大着眼睛，不知道爲什麼，他很害怕懦弱的眼淚會從這兩個漏洞裏溢出來。可是那個呆滯的女孩子不知道爸爸的秘密，她給他的眼睛嚇昏了，抖嗦着把孩子遞給他。

周龍，那個叛逆的父親一個人完成了這個工作，然而這工作是多麼沉重與艱苦啊，孩子在他的手裏經過，那溫軟的生命的感覺便深深地嵌在他的手上，並且嵌到心裏。燈光下，孩子緊閉着眼睛，小鼻子蠕蠕扭動，他在哭着，那哭聲又一直往心裏鑽。他把眼睛避開他，眼睛在灰敗的牆上打了一個轉，正對着那母女倆呆滯的像啞巴一樣的眼睛，倒是她們的眼睛逼着他勇敢起來——他不能讓她們看見自己的懦弱。他說過：「不管死的活的，不丟出去不算人！……」

孩子終於叫他捆紮好了，舒適地躺在父親的臂灣裏。「讓我看一眼，小龍爹！是我的肉啊！」老母豬懇求着，把哭聲咬在牙齒裏。

「有什麼好看！」周龍拒絕她，可是懦弱的地步不自主地靠近了她。

「有點像小龍，小龍……」老母豬顫聲說，絕望地望着她丈夫。「天不早了！小龍的爹，就等明天……」

話沒有說完，眼淚在她的眼睛這湧出來了。周龍陰鬱地望着她，他覺得，他變得鬆軟了，那野性的力量慢慢地在離開他了。可是這些年他受了那麼多的苦，這一次又下了那麼大的決心，難

道都白化了嗎？難道都完蛋了嗎？他殘酷地責問着自己。決心重新緩緩昇起來，他猛然掉過頭，推開門，做一步跨出去。

在門口，他聽見根弟將近昏迷的聲音：

「媽媽啊，這是怎麼的？是怎麼的！……」

「苦命啊！我苦命的……」

他走開去。要離開她們，離開罪惡的懦弱。他在心裏想，走到黑暗的孤寂的小街上去。風從大街上陰森森地蕩過來，他打了一個冷顫。在痛苦的冷冽的顫慄裏，才昇上來的決心又急速地降落了。那個溫暖軟滑的小生命正躺在蒲包裏，還在呱呱地哭着。『他難道也摸着自己的命運了嗎！』周翽感傷地想，那個曉舌的穩婆說過，畜牲都想活着，用殺牛做譬喻，可是他手裏的還是自己的骨血，就在他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第一個晚上，他親生的老子就要把他扔在大街上了。野狗會跑來噬他的臉，咬掉他喜歡蠕動的小鼻子，烏鴉會噪叫着從樹上飛下來啄去他的眼珠子，啄去他親生的孩子的眼珠子……猛然間，一個痛苦的愛憫的感覺瘋狂地攫住了他，他抱緊了他，他親生的骨血，用自己乾燥的舌頭去尋找孩子的小嘴……

周翽笨拙地在街上走着，那躺在路上的小石子碎磚塊不住地絆他的腳。有時候，他忽然昏昏地想，放着好覺不去睡，黑夜裏一個人跑出來幹什麼？家裏，老母豬和根弟要哭得不像個人樣了……突然間，他警覺地想到，根弟說不定會在黑暗裏悄悄地跟着他，當看見他站住了，她會笑起

來，拍着她的手：「媽媽，爹爹在慢慢的走啦！他還用嘴巴香他……」就假裝的也得裝得像一點啊！他把步子放寬了。

小街上給死一樣的寂靜和黑暗佔有着，沒有一絲絲人的聲音。他開始有點懊喪，假如有一個人走過多好——這一次，老天順從地成全了他，在一個低凹的舖子門口亮着一朶小紅火，一個乞丐在吸白麵。這已經是街的盡頭了，他輕鬆地拐了一個彎。

這是大街上了，兩邊都是繁密的舖子，他很容易發現了人的聲音——一家豆腐作坊已經在工作，燈火在疏稀的木板縫裏漏出來，磨豆子的石磨正咯稜稜響着。他用不着再上前，放寬步子折回來了。

門親暱地讓開，他走進去。屋子裏還點着燈，燈火在壁上跳躍，根弟用兩隻手捧着臉坐在小飯桌上，她的肩胛骨猛烈地抽搐着，她在哭泣。老母猪把被包在頭上，可是那像殺一樣的叫聲在飯縫裏溢出來：

「苦命啊！我的苦命的……」

周龍苦惱地猶豫了有一分鐘。她們沒有聽見他，於是他只得乾燥地咳了一聲。

「回來了！丟不下。」他走過去說，故意把惱恨裝在他的聲音裏。「沒有一條街上沒有人。」

彷彿燈火突然亮了一亮，母女倆差不多同時意外地「啊」了一聲。老母猪用棉被擦了一把眼

淚。「是我的肉啊……」她迷惑地喃喃。可是周龍却特別注意着根弟，這狡猾的小猴子會不會跟着他的？」

「沒有一條街上沒有人。」他重複着說，把孩子放到床上去。「把蒲包給除下來吧！」

根弟的眼睛亮了。就像有什麼精靈附在她身上，她像一隻小猴子一樣敏捷地跳起來，又敏捷地把蒲包鬆開來。「冷着了嗎？」她假着孩子說，又敏捷地把他的臉貼在她自己的臉上。「媽媽，讓我抱他，我抱他……」

周龍沉靜地看着她，連自己都說不出爲什麼，心裏竟覺得很快樂，像通過了許多關口的旅行的人終於找着他安穩的落腳點了。笑容老要從他的臉上泛出來，他假裝着打了一個呵欠。

孩子哭了一會又沉靜了，根弟怯懦地望了父親一眼，及怯懦地說：

「爹爹，他吃不多的。」

他沒有作聲，老母豬笨拙地接着說：

「他吃不多的。我的奶也白多着呢……」

周龍仍舊沒有作聲。他望了她們一眼，疲乏地在床上躺下來。

「媽媽仍舊好做工的。」根弟搶着說，她的聲音變得強硬了。「把他交給我，我會帶的。媽媽只要喂奶……」

周龍沒有來得及做聲，他的耳朵裏又響起了那小猴子的快樂的聲音：

「爹爹，他吃不多的，我們一個人省一口就成啦！我們都大起來，日子會好過了……」

「就算了吧！」周龍望着屋頂說。沒有人看見他的臉，可以讓笑容自由地泛在臉上。「就算了吧！算了……」

那最後的聲音差不多就像囁語一樣的朦朧，他馬上就睡着了。油燈火在他臉上跳躍，他的臉上還留着沒有疏散的笑容，可是它的主人——那個曾經是叛逆的父親已經沒有能力隱蔽了，鼾聲正緩緩昇起來……

母親

我在一個荒僻的牆角上找着那個街號，是一條骯髒的煤渣路，在高大的籬笆和張着鐵絲網的磚牆中間伸進去，伸進去，連接着背後的廣場。一條污水溝從工廠的籬笆裏流出來，環繞着廣場的邊緣。忠獻的家就在這污水溝的邊沿上，在一堆破破爛爛的，遠看就像是一羣襤褸的老人的棚子中間。

這是一九四一年的嚴峻的冬天，塵率在天上盤旋，冰塊在垃圾堆裏發光，煤烟給寒風絞成一縷一縷的，像喪葬似的披掛在陰鬱的天空裏。

我站在忠獻的屋子底下。站在那用草積，鉛皮，竹篾和爛木板繡縫起來的屋子底下。沉重的貨車輪在我腳邊碾過去，賣糖的叮叮敲着小鑼，一個用紅絨繩繫起辮子的小女孩衝着我望。「一個人，戴眼睛的。」她悄悄地嘆。我舉起手來碰門了——小屋子颯颯響着顫——門開了，光影裏出現了一張警惕的老人的臉。

「你，你找那一個呢？」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喘着氣，疲乏地倚着脊梁骨。「他是不是忠獻的父親？」我想，躊躇着向他走過去。

「老伯伯，我是忠獻的朋友。」

「忠獻的朋友？」老人迷惑地喃喃着，又迷惑地瞅我一眼。猛然間，他放高了聲音，用奇特的像歌唱一樣調子嚷起來：「忠獻的媽啊，你不聽見嗎？忠獻有朋友來了呢！」

一個襤褸的，蒼白又瘦削的老婦人傍着桌子坐着，她正在縫紉，一大摞破布片和一堆火柴盒子擁擠地堆在桌上，聽見老人的聲音，叫她驚惶，她慌慌張張地站起來了。

「忠獻的朋友！我們忠獻的……」

我向她走過去。

「我是忠獻的朋友。伯母，我姓沈，我跟忠獻在一起過。」

忠獻的媽抖起來了。

「是真的嗎？沈先生，你是忠獻的朋友！」她顫聲地叫，眼淚都掛在她的臉上了。「沈先生，你是幾時來的？忠獻三個月沒有信來了，他好嗎？他的生活是怎樣過的？他可胖了些。」

然而我惶惑了，痛苦起來了。忠獻，當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他是蒼白的，瘦削的。營養不良，虱子吸他的血，又出盜汗，感冒和瘧疾菌又糾纏着他，像兩個纏纏的鬼魂。然而，猶快樂地熱情地工作。他做冬學的教師。他帶了自衛隊去防守山頭，去打遊擊。在大風雪的夜裏，他有一

條舊氈毯底下冷得颼颼打顫，可是第二天一早他又步行到四五十里路以外的村子裏去開會。他曾經被捕，受過刑，在黑的暗角落裏咯血……

一年以前我和他在一個山村裏分手了，我回到家裏治病，忠猷從獄裏出來，投入更艱苦的戰鬥中去。四個月以前我們的通信被阻斷了，他所在的那個地區經過一個大規模的軍事運動，有許多人都犧牲了，我不知道忠猷在不在這裏面……然而我怎麼說呢，在他懷念的期待的母親面前，在這個蒼白又瘦削的老婦人面前，我怎樣說呢？忠猷！

「他過的很好。」我笑着說：「生活總不免受點苦，可是心裏面快樂。忠猷還長胖了呢！」忠猷的媽笑起來了。

「忠猷還長胖了呢！」她喃喃着，彷彿就把那幾個幸福的字眼放在嘴裏咀嚼似的。她的眼睛落在她丈夫身上。「你聽見沒有？忠猷還長胖了呢！」忠猷的爹也顯露了忍不住的笑意。「胖到平常，只要結實就好。」他說。笑呵呵的打開洋鐵盒子給我吸煙。

「忠猷動身的時候還害着病呢！」忠猷的媽說：「他病着，人瘦得像根竹筒子，身上瘦剩了張皮，又是咳嗽，一天到晚咳咳嗽，像個百日咳的小癆病……」

「他還着在外面跑呢？」老人插嘴說，憂慮地搖着腦袋。

「他不上不化鏽的夜校。」忠猷的媽嘆息着說。忽然她靠近我的耳朵低聲說：「他還要去……他什麼都告訴我，就是沒有告訴我他要走……」

她歎息著，磨人的回憶纏上她了。

「他走的時候還害著病呢！」她也許是有一百遍那樣對人說了：「有一天，他說：『媽，怎麼的，我的額者在疼呢！』我伸手去摸一摸他的額角，可嚇了我一跳，他的額角熱得直燙手呢。我說：『忠猷，你就躺躺吧！』我叫躺著他就躺著。躺到了那一天，吃過飯，他爬起來說：『媽，我今天好些了，我要到外面去走走。』我想家裏地方窄，體水溝就靠著屋子，那死人的氣息呀，好人都嚙得心裏發悶呢！我說：『你到外面去走走也好，只是要早點回來。』忠猷答應著去了，一直到晚飯邊才回來。我又嚇了一跳，他的臉像死人一樣泛白了。我說：『你累了，早一點去睡吧！』可是忠猷朝我呆瞪著眼珠子，他站著又坐下去，坐了又站起來。他說：『媽，我還要去走一趟呢，一個朋友請我吃飯，今晚上我不回來了。』「不回來了，做什麼不回來呀！」我問他。『朋友住在南市呢，媽媽！』他說。他把背脊向著我，他的聲音又直發顫，像在流眼淚呢。我心裏又憐他又可憐他：『看你就急得這樣，我又不是不答應你……』

窗外有孩子羣的笑聲，沉重的貨車正驕驕經過。一陣嚴峻的風的腳步跟著它在廣場上巡遊著。

「忠猷就這樣走了。」忠猷的媽接著說，惱人的回憶折磨著她，她的臉是更加蒼白了。「我一夜沒有閉過眼。忠猷這麼大了，還沒有在外面住過夜呢。第二天一早我就在門口等他，太陽還剛剛昇起來，遠天上一片紅光，火輪船的迴聲嗚嗚嗚叫，叫得我心裏發慌。忠猷可沒有回來呢。」

再等等，一個郵差送信來了，是忠猷的哥哥——思信接的信，他楞了楞說，信封上的字像是忠猷的筆跡，我還睜了他一口說：「你在做夢，忠猷好好的寫信來做什麼？」信撕開來，我看見忠猷的臉泛白了——果然是忠猷寫來的信，忠猷乘着大輪船走了……」

她迅速地咬住了嘴唇。痛苦的痙攣在她的瘦臉上昇起來。

「到現在我還生他的氣呢！」她滿臉冤屈地望着我。「忠猷爲什麼不告訴我呢？他告訴了我，我一樣會放他去的。也讓我們好好的過幾天，也讓他病好一好，也讓我替他着疊一下……沈先生，你想想看，他身邊一個小錢都沒有，他的身上還發着滾燙的燒，他連一套襯衣褲都不帶的就走了。……」

她的頭慢慢地埋倒了，迅速地用袖口擦着眼睛，可是當她仰起頭來的時候，晶瑩的淚水已經掛在她的臉上。她是怎樣地疼着忠猷呢！我感動地想。我記得，在一些苦惱的不眠的夜裏，忠猷曾經告訴過我，她是經常的醜着鹽花下飯，而忠猷却經常的有肉吃。她每年給忠猷做一件新大褂子，而她每年在自己的棉襖上打一個補釘。補釘上面再加上補釘。有一次，爲了看護忠猷的病，她接連十幾個晚上不閉一閉眼睛。發炎的眼睛凹下去像兩個洞，人已經疲乏得像一個虛幻的影子，她還親自噴藥去。有一天，她終於像一段木頭似的仆在大街上了。一個鄰居把她擡回家來。人們直着嗓子叫她，搖撼着她，用涼水潑在她的額角上，好一會她才醒過來。唾涎還在她的嘴角翻着乳白色的泡沫，黃豆大的汗珠還在她額角上滲出來，可是她還要噴藥去。「忠猷在等着我

的藥吃呢！」她說。

屋頂上面的鉛皮嘩嘩地響，嚴峻的風的腳步正在它上面躑躅過去。風從屋頂撒落下來，從木板和竹篾的隙縫裏鑽進來，屋子裏像冰窖一樣的冷。到處都是被截斷了的像凍住了的風的尾巴。

「我是怎樣的想着他呢！」忠猷的媽又用嗚咽一樣的聲音說了，眼淚還像珠帶一樣掛在她的臉上。「我日日夜夜的想着他。沈先生，你不要笑我，就在昨天晚上我還在夢裏看見他呢！我看見忠猷在外面來。忠猷穿着發亮的藍袍子，好像比他走的時還胖了些。他笑嘻嘻走過來說。「，媽你看我像不像新郎？」「新郎是再像也沒有了，只是新娘還不知在那塊雲裏飄着呢！」我說。忠猷可發惱了：「新娘還沒有定，你叫我來娶什麼親？」我的腦子裏昏昏懂懂的，像真是我把他叫回來娶親似的，心裏發慌，話都說不出來了。可是忠猷把眼睛瞪着我：「你要我回來就說要我回來了，爲什麼要用計策騙我呢？」說了他掉過身就走，我心裏真像刀子在割一樣，眼淚都迸出來了：「你怎麼就走呢！就算你媽媽騙了你吧，你也坐一回，你不是也騙過你的媽媽……」可是這兩句話說不出來，喉嚨口像叫人箍着，連他的名字都喊不出，眼睜睜看着他跑了。我哭得氣都透不過來了，只聽見老雄雞在場上喔喔地啼，白濛濛的月亮光映在窗洞子上，原來是一個夢……」

天黑下來。鴉羣在屋頂上噪叫着飛過去。突然，一個閃閃的鐵器碰擊着硬木塊的聲音響起來了。在另外一間小屋子裏，忠猷的爹，那個佝僂的老人握着一柄大鐵斧，正吃力地砍劈一個粗大的樹幹。他喘着氣，雙膝力竭地呻吟着。在他的身後，在陰黑的角落裏，像一個蒼白的幽靈，一

個瘦長的少婦在矮桌上粘着火柴盒子。天已經黑了，火柴盒子已經堆得像她的人一樣高了，而她仍舊執拗地粘着，粘着……『這是忠信媳婦，』我心裏想。說不出的悵鬱在我的心裏泛濫。

『日子真不好過呢！』我嘆息着說。

忠獻的媽嘆了一口氣。在屋外廣場上的風聲裏，在老人聲嘶力竭的呻吟聲裏，她靜靜地告訴我們她們的日子——忠信現在跟着一幫失業的工人跑單幫。可是他長得軟弱，他的肩膀上坑了東西就走不快，因此他常常挨着巡警的鞭子。東西充了公不說，人還要給縛在柱子上鞭打，像鞭打一個盜犯似的。忠信哭着，他發誓不去跑了。可是有什麼法子呢，人活着要飯吃，她陪着他去，讓鞭子先落在她的頭上。忠信媳婦在紗廠裏做工，可是廠歇了，粘火柴盒子做了她的職業。忠獻的爹一向是不會做活的，他的手和腳是軟的，他還有氣喘病，可是又有什麼法子呢，人活着要餓的，就連他也不得不付出他的勞動。她幫着他從鄉下人的船裏去收了大樹樁來，幫着他把它砍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挑到街上去賣。然而最苦的還是她，忠獻的媽，差不多每一件勞動都分不開她，而她還要洗衣煮飯，做一切窮苦的妻子和母親應該做的勞作。在這一個人時期，她還要去軋米。

忠獻的媽歎了一口氣說：

『天濛濛亮，我軋米去。巡捕房門口擠不開的人，排隊排得有兩三里，安南巡捕的皮鞭子嘩啦啦嘩啦啦亂抽。真是一個大災荒呀！沈先生，結結棍棍的小伙子都搖頭嘆氣呢。可是沒有法子呀，家裏等着米煮飯。謝謝天菩薩，祥明嫂子在人堆裏叫我：『忠獻的媽，你軋到我前面來！』』

「祥明瘦子，你真是下凡的菩薩。」我說。拚着半條性命嵌進去。可是腳還沒有站得定，半個身子還擠在外面，頭頂上就火辣辣的着了一鞭子，安南巡捕拖我出來，我那裏站得穩，腳一軟，人就橫在水門汀上了，皮鞋腳在我的身上踏過去……」

天已經黑了，鴉羣又煩躁地在屋頂上面噪叫着飛過去。我站起身來告辭了。幾天以後我就要動身到另外的一個地方去，爲了使她們感到一些寬慰，我撒了一個謊，我說我就要動身到忠猷那裏去，假如她們對他有什麼吩咐，我可以把這吩咐帶給忠猷。

「你叫他回來吧！」忠猷的爹在黑暗裏聲淚俱下地叫了：「你叫他回來吧，沈先生！」我答應着站到凍硬了的煤渣路上去。「忠猷的媽倒沒有聲音了？」我詫異地想。可是「沈先生呢！」正是忠猷的媽在後面叫了，她氣咻咻地趕上了我。

「我託你帶點東西給忠猷。」她喘着氣說，從棉襖裏面挖出一個破紙包來。「這裏面是一雙棉鞋，去年冬裏做的，我心裏想，忠猷那裏總會有朋友上落的，可叫我等着了。只是鞋樣是忠猷的，不知道忠猷穿不穿得進？」

我惶惑了。可是沒有法子，我只有默默地接過了紙包。一雙棉鞋能有多少份量，我的手裏却感到了母親的心的沉重。忠猷的媽還在我面前站着，她又悄悄地在她棉襖裏面的口袋裏拿出一個小紙包來，又悄悄地塞在我的手裏，

「這裏面是五十塊錢，費你的心，你把我帶給忠猷。就給他買點另碎吧！」

『伯母，這個我不能夠帶。』我像受屈一樣地叫了：『這個我不能夠帶。忠獻也不會要的。這算什麼呢？他受苦，你們也一樣的受苦。伯母，你還是留着自己用吧！』

然而她執拗地抓着我的手。黑暗中，我看見她慈祥地笑着——那熱情的母親的臉在我眼前放了光。

『你儘管帶了去。』她悄悄地套着我的耳朵說：『你可以不告訴他的，家裏苦的這樣。你也不要告訴他，他老子要叫他回家。你叫他放心，你說我們都過得很好……』

原书空白页

年青人

李鵬從一個小城裏回來。列車顛簸得厲害，載客又擁擠得厲害，旅途真是太艱困了一點，彷彿疲乏一直塗到靈魂裏。那些喊叫着的，呻吟着的，蒸騰着塵土和汗臭的車站和城市像一羣惡鬼一樣圍繞着他，他只想過幾天清靜的日子，把靈魂乾乾淨淨洗一個澡。第二天下午，他把自己裝扮了一下，蕩到公園裏去了。

那是個晴朗的日子，雲雀在浮動着花香的空氣裏歌唱，藍天上閃爍着陽光的金粒，在教堂的尖頂下，林蔭道漫長地延伸過去，一直隱沒在蒼綠的灌木叢裏。這中間便是鑲着花邊的光燦燦的草坪，在藍色的天幕下，那些年青的，張着綢傘的，戴着大草帽的，繫着鮮豔的飄帶的男女們走着，笑着，婉約地說着話，逃過去又追過來。他們穿得多好！他心裏想，禁不住望一望身上的舊西裝，自己的衣服是褪了色的，上上下下都有醜陋的褶縫，像受到一重壓迫，一股有點妒忌，又有點對自己不幸的惆悵迅速地透過他全身，他覺得，在那些幸福的人們中間，自己是一個陌生與嚴峻的存在。他不願意靠近他們，獨自個揀了一條偏僻的小路走着。

小路給假山和叢樹的影子遮覆着，晦暗而潮濕，散發着霉爛的草棍和泥土的氣息。然而李鵬倒舒暢地透了一口氣，他可以自由地抬起頭來。前面，有兩個人像擁抱似的擠着走過來，那是一男一女，兩個人身上都穿得很素淨，男的是件舊長衫，女的也不過在旗袍外面罩一件淡顏色的絨線衫。望着他們，李鵬忽然肯定地想到，那兩個人也一定和自己一樣，是外面那些幸福的人們逼他們進來的，心裏倒對他們生起了同情，重新好感地望着他們。他看見，那男人是一個矮小黧黑的青年，小巧的瘦臉上架了一付無邊的近視眼鏡……猛然間，李鵬的腦子裏奇怪地噲響了一下，他發覺那男人就是從前洋行裏的同事陳允升；他旁邊的女人也正是陳允升的夫人張麗君。猛然間，他的心急遽地跳蕩起來了，連自己都沒有料得到，竟像逃命似的掉過身，走了另外一條岔路。

在一個幽僻的角落裏坐下來的時候，李鵬還在心跳，但腦子裏已經像反叛似的想着，爲什麼要見他們怕呢，怕自己臉上短少了一個鼻子嗎？怕自己身上錯穿了母親的襖掛嗎？……主要的原由自然是因爲自己幹上了這一門不文明的粗悍的職業，但是這並沒有寫明在臉上和身上呀，別人怎麼會知道呢，退一萬步說，縱使別人知道了又怎樣呢？人要生存，假使職業是維持一個人生存的手段，你慮什麼理由說它不文明呢，文明不文明的標誌又在那裏……

然而就給自己的行爲立下了否定的批判以後，腦子裏還囁囁地不肯平息，他索性把腦袋靠在椅背上，張開四肢，讓自己的思想做放縱地馳騁起來。他想起過去的日子……

兩年前，李鵬在一個教會中學裏畢業，家裏還過得去，他要升學；可是父親壓迫他，一定要

他找事做。『不是我捨不得學費，』他父親這樣說：『亂世裏沒有好學校，沒有好教授；你年紀又輕，等太平了再讀還來得及。』他承認父親的話裏有一部分理由，屈服了。一個遠房叔伯給他介紹，到一個著名的行裏當了職員。陳允升就坐在他對面辦事。這時候，李鵬是年青的，年青人大概都有一點抑壓不住的熱情，一片美麗的幻想，而陳允升是一個溫文忠厚的人，雖然還剛跟張麗君結婚；可是繁重的家計已經開始壓着他，他羨慕李鵬的幻想，李鵬常常在他那雙隱藏在凸起的玻璃片後面的小眼睛裏看到一種深沉的羨慕著的光彩。他們還時常出去，一同看電影，在小館子裏吃飯，生活也有一種淡淡的溫暖。

然而不久，生活的舵便掉轉了方向。像晴空裏閃了雷，來了驚天動地的十二月八號。洋行在凄風苦雨裏結束了，到了分手的時候，在臨別的晚上，他們還聚會了一次，就在陳允升那小小的家裏。那是個騷動的可是感傷的日子，李鵬忍受不了那沉重的抑鬱，酒飯把肚子塞得飽飽的，他把還沒有在他心裏成熟的計劃說溜了口。

『怕什麼！嚴格的說，職業對於年青人是一付鏢鎊！』他用輕蔑的鼻音說，把兩隻手緊緊地反按在那架破舊的風琴上，而它的主人們正出神地望着他。『我大概就要到內地去——做事業還太早，先把大學唸完它……』

到這裏，一陣難堪的愧赧與羞恥的感覺痛苦地泛了上來，這是一個多麼尖銳的諷刺，他好像遠視眼看見那時候自己那付驕橫的神氣，聽見那個驕橫的聲音。然而，呃！李鵬沉重地嘆氣。就

因為海裏的戰爭，他父親的買賣做不好，家裏沒有錢夠他化，理想在殘酷的現實裏碾成了泡沫。不消說，大學沒有唸得成功，自己在經過了一年的失業以後，就做上了這門不文明的粗魯的職業，一個單幫販子。

一小塊陽光透過樹蔭的空隙落在他的臉上，狡猾地在他臉上跳躍。李鵬覺得很焦灼，惱恨地伸一下臂膊，站起來了。然而穿過假山石的罅隙，那光燦燦的樹蔭道和草坪，那些幸福的人們的影子又在痛苦地壓迫着他，他覺得非常的不舒服，決定回家去了。

他仍舊揀那條陰暗的小路走着，小路也仍舊很幽靜，散發着泥土和草根的氣息。然而心裏却又不安地想了起來：會不會再遇見他們——那一對久違了的老朋友呢……正在這個時候，那一對擁抱着的影子又像鬼魂似的憧憧出現了，他們就從自己原先避開的岔路上過來……

這一回，離得是那樣的近，彷彿連他們的呼吸都聽見，憑怎樣閃避都已經來不及了。騷亂裏，他努力把自己鎮定了一下，再仔細望一眼看，那倒底是不是真的陳允升，或許是神經過敏了一點、看錯了人吧……三雙眼睛對直地打了一個照面，就在這個痛苦的對面裏，李鵬絕望地意識着，那正是陳允升夫婦倆。他看見陳允升吃驚地「噉」了一聲，又吃驚地趕上來了。

「噉，鵬兒，真是長遠不見了！你好啊？真是……我們一同談談。」

李鵬跟他揮手，不得不在臉上堆起笑。可是苦惱在心裏煎滾，他近乎有點憤恨地打量着那個不想見的朋友。他覺得那個朋友似乎比他跟他離開的那段時間多蒼老了一點，李鵬記得他的臉曾經

是像少女一樣白嫩的，但這回却像自己一樣黝黑了，而且還透露出一些焦疤——那彷彿有毒的太陽的烙印。他的頭髮紊亂了，後腦袋有一束乾燥的頭髮孤獨地聳立着。鼻毛在鼻孔裏探出來，下頸上有幾根焦黃的鬍鬚隨風抖擻……突然，李鵬感到了一陣不輕微的安慰，他幸運地確定，那個老朋友過的日子也不會比自己好多少。

一會，他試探着問了：

「你現在在那裏辦事？」

「辦事？」陳允升聾了霎眼睛，僵硬的笑容在他臉上升起來。望着他，李鵬忽然進一步想，莫非他也在幹着跟自己同的職業……然而這個推測不幸地落空了，他聽見陳允升放低了喉嚨說：

「我在一家貿易公司裏。」

「貿易公司……」

「貿易公司。」陳允升不安地聾了霎眼睛，接着說：「一家新開的……嘿，規模很小，現在這個局面，嘿，像我們這種人只好混一口飯吃……」

李鵬痛苦地噓氣。他打量着對方那縫縫着的眼睛，那雙小眼睛的主人曾經羨慕過自己，差不多把自己當作希望的象徵，可是現在他仍舊是公司職員，而自己，這個曾經給人家當作希望的象徵的人物却做了小販。這是多麼殘酷的諷刺。然而他——那雙小眼睛的主人比在那一方面強！他憤恨地想着。妒忌的火燄在他心裏昇起來，又在這個妒忌裏，深刻地感念到己不幸與落難

的劍痛……

沉默着走了幾步，陳允升忽然乾聲地笑着問了：

「鵬兄，你是唸書？……」

李鵬混身冰冷地抖顫了一下，似乎血都湧到頭部來了，他憤怒地瞪着陳允升的小眼睛。他覺得，那雙小眼睛裏閃耀着出奇的狡猾與鄙夷的神氣，他的嘴唇又張得那樣刻薄，彷彿就是一個嘲笑與諷刺的準備動作，只等你回答一個不是，便會像閃電進攻似的來一個大嘲諷。他可受不住別人的嘲笑，李鵬咬着牙齒，肯定地點了一下腦袋：「唸書。」

他看見，陳允升的臉苦惱地皺攏來了，下顎蠕蠕扭動，像就要朝他哭出來似的。連那個沉默着的麗君都向他投過來深沉的羨慕的眼色。在這一霎那間，李鵬覺得，他又成爲他們希望的象徵了。可是他又不願意這樣，開始有點悔恨自己的謊撒得太過分了一點，然而這已經來不及訂正了，橫豎以後不會再遇見他們，便讓這個謊話留在他們中間吧。

耳朵裏又是陳允升那羨慕的，對自己的不幸苦惱着的聲音：

「我知道你……你是，嘿嘿，我們是落伍的人——鵬兄，你是唸的什麼科？」

沒有什麼法子，李鵬只得咬着牙齒說：「商科。」

「商科？」陳允升不大滿意似的打量了他一眼。「商科……商科我以爲不大好。頂好是……」

嘿嘿，我以爲讀工程科來得實際——小李，你看怎樣？」

李鵬又痛苦地嚥下一口氣，爲什麼要編這個大謊呢？尤其在這麼個忠厚的朋友面前。但這已經不能挽回了，就像潑出去的水，永遠都收不回来了。好在世界不像公關這樣狹窄，以後不見得再會遇見他們，就讓它扯下去吧。他說：

『工程科要計算，我的腦子不大行——你那個貿易公司生意好嗎？』

『談不到，嘿囉……談不到。』陳允升套着眼睛說，『小規模的做做。嘿囉，你是……現在的學費很可觀吧？』

『唔，可觀。你太太現在還教書嗎？』

麗君也跟她丈夫一個模型的笑著，搖着腦袋說：

『不教了。做教員苦死了，一個月的薪水連自己吃飯都不夠。』

李鵬笑起來了：

『那末專做內政部長？』

麗君沒有來得及作聲，却是她丈夫心急地回答：

『她……嘿囉，她也在那家貿易公司裏，我們是同事……』

李鵬再一次痛苦地嚥氣，妒忌的火燄又從新在他心裏升燃。這時候，他倒慶幸着自己那成功的撒謊了，要不然，在這樣一個尖刻的對比裏，試問那一個人忍耐得下羞慚……

沉默了一會，他們同時望了一下天色，天色似乎暗了些，逼近黃昏了。陳允升又卑謙地笑著

，掉轉頭望着李鵬說：

「嘿，怎麼樣？我們走還是……」

李鵬巴不得他說走，他趕緊應了一聲，跟着他們走了。在門口，三個人不安地猶豫了一下，陳允升彷彿要說什麼，但又沒有說出來；只像掩飾似的乾笑着。李鵬想起從前的友情，似乎也不該分別得如此草率，應該請他們去看一場電影，或是到那家咖啡館裏去坐一會，把這個不經意的邂逅裝點得完滿一點，然而一想到那個龐大的代價，也只得把企圖嚥在肚裏。他們互相說出了再會。在岔路上，陳允升望着他說：

「有空請常常到我們這裏來。我們是真落伍……」

李鵬含糊地應着，揚一揚手，管自心急地跑了。在路上，他長長地透過了一口氣，心裏輕鬆得想唱歌，只是路上跌跌絆絆的人，只能用舌頭抵着牙齒吹吹口哨，自己想着也好笑，那輕鬆的深處——他想起這麼一個譬喻——就跟在重轆下掙脫出來的牲口一樣。

幾天以後，李鵬又開始那個艱困的旅行了。一隻滿裝着紙煙，白糖，火柴與肥皂的布口袋在他肩膀上搖擺。他用布袋角擦着臉上的汗，抽一枝煙，悠閒地望着那些忙亂着的同行。空氣裏充塞着汗臭，乾燥的塵土在人頭上飛揚，然而對於他這是親密的溫暖的。這是生命的勞動，在勞動裏，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存在，反而不像在公園裏那樣受罪似的痛苦了。

在車站的天棚下，人們叫喊着，呻吟着。聽起來，那不像是人的喉嚨，就像是鋼鐵的轟響。李鵬擠在長隊裏，把口袋在肩膀上聳下來放在腳邊。有點累，軋票的鐵柵子還沒有開放，他望着前面……猛然間，又像有人在他腦門上猛杓了一下子似的，眼睛發黑了，彷彿五臟六腑都難受地牽動了，你想得到嗎？就在他前面四五個人的地位上，他看見陳允升壓得扁扁的嵌在兩個高大的漢子中間。發着光的汗在他額上流下來，他不住用手輕輕地推着鼻樑上滑落下來的鏡架，不消說，他的腳邊也放着一個跟自己一模一樣的口袋。李鵬昏亂地把眼睛睜開去，遠處是女人的隊伍，彷彿又有人在他腦門裏猛杓了一下似的，他發現了麗君——她也拎着一個巨大的網線袋，在寬大的眼裏伸出紙煙與火柴的觸角……

這個意想不到的奇騷猛烈地激盪着他，就在這一霎那間，他嚐到了各式各樣的人間的滋趣，首先是一陣安慰與痛快的感覺像閃電一樣擦過他全身，但緊接着又是一陣難堪的羞恥壓下來，掩沒了原來的快慰。想想看，這將是一個怎麼樣的局面？當兩個高明的撒謊者露出他們原來面目的時候……

還有什麼法子呢，李鵬絕望地掛下了腦袋。

『頂好他不要回過頭來。』他迷亂地祈禱。『頂好他不要回過頭來，頂好他不要……』

突然，他看見陳允升在那粗大的圍牆裏旋轉，一個短小兇悍的少年漢子企圖在他面前佔據一位置，開始用肘推刺着他的肋骨，陳允升揮動瘦小的胳膊抗拒着他。一個細小的爭吵引起來了

，陳允升像討饒似的爭辯：

「你怎麼的，小朋友！你怎麼的？你太不講理了，你怎麼可以佔據別八站的地方……」

那面趕來了黑衣的巡警。李鵬的眼睛花了花，一粒塵埃粘在他眼皮上，等他張開眼睛的時候，那個巡警已經站在陳允升的面前，陳允升完全給擠出來了。「你不講理，你太不講理！」他冤屈地叫。然而巡警莽撞地推開他，要他排到後面去。後面是半里長的鐵流，眼看着要傷心地落後了，陳允升漲紅了臉，像哭泣似的扭動着下顎。

「是他……是他擠開我的！」陳允升顫聲爭辯，彷彿眼淚已經跟着他的聲音衝出來了。「先生，你問別人，這個地方是我站的。先生，你可以問別人我早一點鐘就站在這裏了。」

然而巡警只奔撞地推他到後面去了，像推着一頭孱弱的遭殃的牲口。李鵬遲疑了有半分鐘，不平的憤怒在他心裏鼓盪，原先在他心裏翻騰着的難堪與羞恥急速地下降了，代替它的一種是莊嚴的同情——這一切是發生得那樣快，甚至他自己都沒有料到——猛然間，他指點着那個蠻橫的少年漢子向巡警說：

「警察先生，把這個人拉去！是他擠進來的，不是他……」

就在這一霎那間，兩個吃驚的眼光聚在一起了。而就在這一個像磁石一樣的視線的交流裏，融匯成一個和衷的情感的共鳴。李鵬心裏想，同時又在那個朋友的眼睛裏聽到這個聲音：

「其實，我們又何必苦惱地隱瞞，這不是羞恥，我們是活在這樣的時代……。」

陰鬱的早晨

冬天，陰鬱的早晨，一個瘦削的小姑娘送來一張字條。是丁星的筆跡，在一張稀糊的灰報紙上寫着：『……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章嬰？他死了，在昨天早上。你願意到殯儀館來嗎？……』字條在我的手裏抖起來了，章嬰，是那個高大紅潤，被叫做幻想家的年青人嗎？一年以前我在丁星的家裏看見他，還有他的太太小蘭，一個美麗的小婦人。還有他們那位才滿一週歲的小姐，一個黑黑胖胖的，章嬰說她將來會做廠長的孩子。

那一次好像還說起死。小蘭說她只想活滿四十五歲，而章嬰却一定要活到六十歲。他還描寫他到了六十歲的死，樂隊將奏着他特譜的輓曲，他的棺木擱在朋友的肩上，起碼有五萬以上的羣衆在遍城半旗下跟着他的喪列行進。而他的亡妻，那個不幸的女人將享受到最大的安慰和榮耀……到這裏，章嬰聳了聳肩，快樂而狡黠地望着小蘭。『你笑什麼，這個人又不是你。你早在十五年以前死了……』

可是你想得到嗎，幻想家！一年以後我在殯儀館裏找你。一個佝僂的，肩着一柄掃帚的老人

領着我，走過馬廐，骯髒的棺木作場，低矮的拱門，高大的門檻，在一間黝黑，陰濕，雞圈一樣的屋子裏站下腳來。你又想得到嗎，幻想家！你的喪儀會落在這裏。

我帶着冰冷的顫慄走過去。第一個看見的是一位胖胖的執事先生，正打一夥年青男女中間突圍而出。「不能夠再少了，不能夠再少了！」他聲嘶力竭地叫，用手帕揩去額角上發亮的汗珠。那幾個包圍着他的年青人也用手遮着說話，我聽見中間有一個人說到火葬，可是另一個憤怒的聲音厭倒他：「你要估計一下，小爾……」

一個蒼白，瘦削，全身披孝的婦人站在孝幔下。假使不聽見她的名字，我會想到這是小蘭，是那個美麗的小婦人嗎？然而這正是小蘭。她站着，蒼白而瘦削的，燭火的影子在她瞳仁上跳躍，就像生命的血正打那兩個洞裏溢出來。在她身邊，在蓋着網眼罩的靈桌上，在一幅灰色的布毯底下，死者靜靜地躺着。單薄的，屈曲的，像一段老樹桿。這是章嬰嗎，是那個高大紅潤，快樂的幻想家嗎？一個冰冷的寒慄突然爬過我的全身，我抖起來了……謝謝天，一隻溫暖的手就在這個時候落在我的肩上，是丁星。我愉快地跟他握手。

「要敲你一份禮。」他說，感激地搖着我的手。「我們正在談價錢。真糟，到現在章嬰的棺木還沒有買好。」他又感激地搖着我的手。「另外也有請你來的理由，我們總不能夠讓他死的太落寞。死的是一個人，不是一條狗。而章嬰……」他忽然激動地拉了我一把，我挪近了他，穿過咻咻的鼻息，那幾個字音像鞭子一樣落在我心上：

『他落在憲兵隊……』

我重又震蕩在冰冷的顛慄裏。他落在憲兵隊——丁星告訴我——逮捕他的時候是在夜裏，惡狗從大門進來，章嬰還打算逃，從他們住的亭子間的窗子裏半跳半爬地落到後街堂的水門汀上。可是他沒有想到伏兵。暴動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有人看見他，章嬰，我儂的幻想家只穿着襯衣褲，鮮血淋淋的在手電筒的白光裏發抖……

當然，章嬰很可能是一個戰士——丁星告訴我——他是一家大書局的職員，另外在一家職業夜校擔任過功課。很可能，他曾經在他的同事和廣大的學生中間進行過宣傳和動員的工作。然而反正都是一樣，在最反動的敵人面前，一個像樣的人和戰士能有多少差別呢！

『他挨打了，可是他沒有死在這裏面！』我性急地問了。

『他們開了一個玩笑，給我們，給我們的幻想家本人。』丁星陰鬱地笑。『一個月以後，有人尋着一位翻譯，他說章嬰活着，可以想法子，只是要一點賄賂。要開銷就好辦，小蘭把所有的東西都賣了，我們也儘可能幫了忙，有一天，章嬰果然出來了……』我看見憤怒的青筋在他的太陽穴上扭擠。『他們要了一套好魔術，而我們不幸的幻想家就當了被玩弄的對象。你想想他受的吧，那麼個高大快樂的人變成了一架骷髏，一堆另碎焦黑的骨頭……』

我又禁不住痛苦的顫慄了：『他死了！』

『還沒有死。』丁星嘆了口氣，用沉緩的抒情的調子說：『不過他已發過暈，喘着氣，咳一

下混身骨頭都像崩斷了似的格格發抖。可是他，我們的不幸的幻想家——當他偶而清醒的時候——還向我們打聽下鄉的路，他預備在兩星期以後下鄉去。他說他還不會死。當然，他承認已經受了重傷，因此也不會多活。願上帝賜福給他，讓他再活三年吧。可是想了想，他又說三年還太短，最好是五年，他在大牢裏已經擬了一個五年計劃的草案……」

他死在第二天早上。章嬰，我們的幻想家，被迫害的光榮的戰士，他死在那個遼空的小屋子裏，在用襖子拚起來的床上。在冬天，陰鬱的早晨……

老 姜

老婆是一個高個子，他是長得那麼高，差不多比齊通稱做長子的人還要高出半個把頭。身上又長得壯，隨便穿怎麼衣服都顯得過於窄小，像古老的姑娘們裹着胸兜，有意要把自己的皮肉縮小起來似的。皮肉在重壓下轉輾反抗，在他身上凸突起起一種稜寬窄不等的橫線。而他又是個鮮龍活跳的人，成天跑着跳着，那些凸起的線路也跟着它的主人成天跑着跳着，看了真替他身上的衣服擔心，幸而老婆是一年四季的粗藍布短打，那暗濁的而粗糙的布料子耐得住它們的搏鬥。

他歡喜笑——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人比他更會得笑的——那種應該是屬於孩子們的天真無邪的笑。我歡喜他那個笑。當笑的時候，他那個給陽光晒黑了寬闊的臉面整個兒扭動起來，眉毛翻了一個身，眼珠滾圓滴溜，上下兩排雪白的牙齒跳動着熠熠有光……老婆有條好嗓子。那從心底裏透出來的聲音更是特別的嘹亮，這是大地的主人的聲音，從頭到尾不摻雜一分奴隸的音符。

老婆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在有教養的人的眼裏；甚至於在他自己心裏，他是一個粗坯，一個不像樣的起碼人。然而也有喜歡他在，關於他的快樂，他的勇敢，他的強烈的愛與憎……還

有什麼更像樣的人，在這個陰暗的世界，陰暗的年代？——對不住，請寬恕我拙劣的噁舌——以下是他的故事……

老姜在楊樹浦一個紗廠裏做過工。這時候我還沒有跟他認識，是從別人那裏聽來的傳說。那是一個艱困的日子——說話的人嘆着氣告訴我——太陽一出到落山，工廠裏永遠是黑暗。在黑暗的廠房裏，在灰濛濛的飛絮的瀰霧裏，巨大的機器轟響着，絕望的疲倦麻痺着人的靈魂。到處都是外國拿摩溫的皮鞋腳格登格登的聲音，動不動就毆打，用手掌，用皮鞋腳。有一次，差不多是無緣無故的，一個高鼻子嗔眼睛的傢伙用一雙手指在老姜的腦門上擡了一個爆栗。當着幾窗子外面的天，當着天棚頂上陽光的灰黃的腳，當着這麼許多人的面前，這個高鼻子的傢伙侮辱他。老姜向他瞪着眼睛，像粗大的網絡一樣的青筋在他額角上凸起來。「他要做什麼呢？」沒有一個人不替他在心裏捏一把汗。可是老姜沒有那個傻，他到底沒有發作，只咬着牙齒記住了它。

他要報復。像不但是爲了自己的侮辱，也爲了給他的陰鬱的夥伴們發一發笑——！那個告訴我的人給他作了一個計腳——！他等待着單獨的邂逅。過了不久，正像傳奇裏所敘述的故事一樣，兩個人終於在一個僻靜的街角裏撞見了，老姜像孩子一樣亢奮地拍了拍手掌，攔住敵人的去路：

「慢慢走，我老姜找了你好幾天。」老姜帶着狡猾的輕囁囁着他。「我請你吃夜飯。」

那高鼻子的傢伙詫異地瞪了他一眼，打鼻孔裏噲噲地說：「吃夜飯……」

「噯，吃夜飯。」老姜聳聳肩。猛然間，他的眼睛變得兇暴了，憤怒的青筋像浮雕似的在他

額角上凸起來。『你有沒有吃過熊掌……』

話沒有說完，老姜的手掌像一陣風劈過去了。那驕橫的對手完全料不到有這麼一着，這個凶惡的工人敢打他！然而老姜的手掌挾着短促的風劈過來，他只在喉嚨裏奇怪地咕嚕一聲，踉踉蹌蹌栽倒了。老姜又向他舉起粗大的腳膀：『這是金華火腿，你老子的腿！』

老姜任性地毆打着他，一直到對手臂骨地躺在地上，爬不起來為止。最後，老姜還向他揮揮手：

『起來啊，還可以吃一點，再吃一點。……想不到你的胃口這樣小！』

然後老姜縱聲大笑。在陰鬱的黃昏裏，在黑暗憔悴的街道和市屋裏，在被抑壓的人們的心裏，他的笑聲發着光。他不說謊，在窒息似的日子裏，他終於給他的夥伴們鬆了一口老大的悶氣。

這以後，老姜當然跑了。他在遼闊的繁雜的世界上闖了一陣，我知道他當過碼頭腳夫，當過水手，又當過小販，飯店的跑堂。至於我跟他認識的時候，他是一個新興的三輪車手。沒有幾天以前在一個藥廠裏出來，他是那個藥廠的送貨員。老姜跟廠裏的經理先生鬧别扭，後者扣他的工錢，爲了賠償一個在偶然的疏忽裏摔破的藥瓶。老姜向他爭辯，可是那瘦小的經理先生只揮揮手，厭惡地說：『這是一個警告，好讓你知道店有店規，行有行規……』

老姜憤怒地瞪着眼睛，猛然間，他趕上去劈了了他一個巴掌，聳聳肩，把所剩、沒的工錢撒在那個給打歪了的瘦臉。

「這也是一個警告。店有店規，行有行規，你可知道我老婆也有老婆的規……」

三天以後他考上了三輪車手。

老婆在三輪車公司裏是第一等的吵客。彷彿他不祇長着一個靈魂，只要有人的地方，到處都聽見他的聲音，到處都看見他的影子。在外面，他的車子特別快，不管那可憐的坐騎怎樣哀叫呻吟，只要前面有車子，他一定要趕上它，而一定能趕上它。當然老婆在路上也喜歡看女人，跟漂亮的姑娘們做鬼臉。休息的日子，他也照樣在公司裏跟女招待玩，甚至於在黑暗的樓房裏玩女人……然而這都沒有關係，那一個年青人沒有這個需要？——我可以替他這樣說嗎？

當上班之前，車子排着長隊歇在公司門口的時候，那些年青的車夫們說笑着，把氈毯橫覆在肩上，貪婪地在小販的攤子上買東西吃。這中間，老婆是一個突出的存在。才說完一個笑話，忽然又扭擺着下肢表演起女人的舞蹈來。小販們望着他傻頭傻腦的笑，然而笑總得收得住，老婆把中間那一個頭上戴着的帽子奪了過來，向半空裏拋兩下，罩在自己的頭上。再不然一伸手把他們的錢盒子藏過了，總要他們「爺叔阿爹」的叫半天才還給他們。

然而那些小販們還是喜歡他，老婆有個好信用，他從來不賒賬。就賒了賬說幾時就幾時還。有時候，他甚至給小販們當做光榮的典範，當他們向他厚臉的伙伴要賬的時候。「你看，人家老婆……」

有一次，在一個陽光絢爛的下午，我在公司後面的荒場上遇見了他。他正背着身子躺在草地

上。突然，我發覺，他那個隆起着的背部正在抽搐，像在哭着。老姜，這麼個快樂的漢子會得哭嗎？我吃惊地俯下身去——有這樣的事情，我看見老姜正用拳頭阻擋着一隻負着食物的金色的甲虫。那受驚的小動物躊躇着，但還執拗地在那個巨大的陣地邊沿行進。而老姜眼睜睜地望着他，笑得跟個孩子一樣。

『你攻啊，小傢伙！你有本事攻啊？』

『老姜，我倒要問問你。』我帶着忍不住的愉快在他身邊坐下來。『問你爲什麼這樣好笑？』

『會笑？』老姜懶懶地望了我一眼，很顯然，他不喜歡我那樣文縷縷的問話。一會兒，他回答我說：

『一個人長了嘴巴喉嚨總會笑，啞巴，生楊梅瘡爛了嘴巴鼻子的人才不會哭。』

老姜翻過身來，他把上衣脫了。在金子一樣的陽光底下，他的皮肉也是金光燦爛的，像有誰把陽光研成了細末子，撒在他身上，在他的皮膚裏滲透了，溶化了，變成美麗的透明。他用手蓋着眼睛，微微地翕開嘴，那兩排牙齒也像鍍過銀粉似的熠熠有光……

我望着他。忽然，我想起那個聽人說過的傳說了。好奇心慫恿着我，我想在他自己的嘴裏得到證明，一會，我搭訕着問了：『哎，老姜！我問你，聽說你從前跟外國人打過架……』

『打架。』老姜心不在焉地應着。一轉眼，却是那隻跟小甲虫又蠕蠕地來到他

的腳下。老姜突然高興地張大了眼睛，用一隻手指擋住它的去路。

「你又來攻了嗎？小傢伙，你又來……」

我望着他。他那個在陽光裏浸染過的胸肩是那樣的粗壯，那上面突起着的肉疙瘩不住地跳動，彷彿隨時都能夠離開它們的主人。像童話裏小精靈，在他的四周跳起舞來。我相信——雖然他不理會我的問話——而我仍舊可以相信，那個傳說的可能性與正確性。然而，我又非非地想，假使那不是一陣突然的冒險的活動，而是一種比較長期性的苦難的勞動呢，老姜是不是忍受得住試煉？是不是忍得住……

然而不久，老姜爲了幫助一個窮苦的同事醫病，就拿行動來證明我的懷疑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底下是那個事實……

這一天，老姜出差回來。正是吃中飯的時候，一大團同事們圍在公司門口的階沿上，彷彿有了什麼新鮮的巴戲。街沿上，一個同事蹲在地上吃湯麵。老姜心急地問了：

「什麼事？」

「有什麼事，要你做好事。」那傢伙含了一嘴麵條，粘滋滋又慢吞吞地說：「老李的娘在那裏，老李生病沒有錢買藥吃。嘿，好事我想做，鈔票不聽話。這是什麼時勢，大家都是泥菩薩過大江，自身都保不住今天活明天死的……」

「豬糞，我看你到明天要死的，一付死相！」

老姜瞪了他一眼，額角上又爆起密密層層的青筋，然而他沒有發作，只做一步跨到人堆子裏，莽撞地擠到中間去。這中間，一個蓬頭散髮的老婦人正像哭泣似的在說話。

『……………老李，老李總只有一雙腳。……………一家大大小小五六口，老的叫，小的哭，像一幫難民，都靠他一雙腳掙來吃，他一雙腳。……………好歹總只有他一雙腳……………真是作的孽啊，老天爺瞎了眼睛……………哎，哎哎，你這位先生……………』

老姜正警着一肚子氣擠到場子中間。老婦人望着他着了慌，咕咕巴巴的說不出話來。這景象迫得滿場子的人都哄笑了。剛才那個吃湯麵的朋友也在中間，他站在別人背後，冷冰冰地說：

『慌什麼？慈善家來了。——你老太婆明天登報都來不及，乘早朝他叩三個響頭。』

老姜吟着牙齒沒有作聲。在他的臉上昇起少見的莊嚴。突然，他走向那個嘲笑他的人。那一個有點發慌，趕緊向後退，但後面的人憎惡地抵住了他。老姜在他臉上幌了幌拳頭，人們望息似的望着他，那個孱弱的對手差不多變了色……………但老姜的拳頭沒有掄下去，他只伸手把對手的制輻摘下來托在手裏，轉個身，向大家做了一個鬼臉，學着那些走江湖的漢子們的鑿氣說：

『咱們啦——咱們在家靠父母，出門就靠朋友。沒錢的朋友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我老姜今天代老李做個主。』

他走過去，找着那個曾經嘲笑過他的人。

『今天你第一個，用不着多說話，請你把口袋拉兩來。看老李的面上，咱們中間就算沒有賬

……」

那傢伙低着頭，屈辱地受驚地踟躕着。然而老姜一尊銅像似的矗立在他的面前。「快一點，朋友！」那兇惡的形影和聲音壓迫着他，逼着他怯懦地把手伸進口袋，打裏面摸出一張五塊頭的票子來塞在老姜手上的帽子裏。「這是什麼時勢……」他咕嚕着，紅着臉擠開去。然而老姜不理他，找別人要緊。他的眼睛盯着這一個，手裏又拉着那一個。

『你來五塊？好，沒有五塊就三塊。一句話，我老姜相信你……喂，你不用跑，就少些，來五塊！……你是資本家，我知道。起碼二十塊。少一個邊皮都不行……』

湊成一帽子，老姜把它倒在地上，叫兩個在邊上瞧熱鬧的野孩子看住它。然後他又拿空帽子去攔擊別人。

『十塊，好！我老姜謝謝你……你五塊，也好，頂好再加五塊……那麼你呢？還有你……』

他不放過每一個人，連那些偶然在熱鬧場合裏落一落腳的朋友。老姜對他們是另外一個聲氣：『噯囉，老朋友！還有什麼說呢，大家都是自己人，一隻襪統子裏的。今天你幫我老姜的忙，那一天我們碰到了公司裏我請客。孫子王八蛋才騙你！』

場子裏連有些穿大掛子文縐縐的先生們，老姜連他們都不放過。可是他對他們比較正經，略微帶一點不安的拘謹。

「對不起，先生！我老姜是粗坯，起碼人，你就看在那位老太太的面……」

最後，當老姜指揮那兩個熱心的孩子把錢捧給那個老婦人的時候，大家看見的，那老婦人的臉色突然變得蒼白了，下顎蠕蠕扭動，像就要沒有聲音的哭出來。然而她沒有哭，只用那種比哭泣還感動得厲害的顫慄的低音說：

「大先生，我老太婆死了都要庇護你，我老太婆……」

她的手發着抖，試探着想去拉住老姜的膀子。看神氣，她預期朝老姜下跪。老姜——那麼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漢子——這會子倒給她奪住了。「你用不着，用不着……」他囁囁着，紅着臉避開她，看上去，彷彿他身體上每一個細胞都顯得偏促而無措了。一會兒，他搔了搔頭皮，把背脊抵着她說：

「你用不着謝我，這裏面沒有我的份子。孫子王八蛋騙你，我——姜今天身邊一個爛薄板都沒有——過兩天你再來一趟，我給你留着……」

老姜聳聳肩——這是他行動的記號——他準備實踐自己的諾言。這個大漢子開始施展他驚人的體力了。他做了日班又接着做夜班。而且他變得出奇的吝嗇了，用幾個大燒餅代替了每天的飯食。然而他還是那樣的快樂，隨便那個地方，只要有他在，笑聲就永遠不會間歇……

接連兩天兩夜老姜沒有繼續半小時以上的休息，他愉快地緊張地工作着。像是一個奇蹟，沒有人能夠在他身上發現一絲絲疲乏的影子；甚至連一個無關緊要的呵欠。

是第三天夜裏。這一夜突然冷了，括着陰冷的風，馬路上早就沒有了人影子，老姜把車子歇在廠棚底下等談話。一共是兩個人，大家都攤開身子，舒暢地坐在自己的車子上。廠裏沒有點燈，只有打賬房間的小窗洞裏漏出一些黃澄澄的像霧一樣的燈光。在昏霧裏，老姜打了第一個呵欠。坐在他對面的夥伴暗啞地笑了笑說

「怎麼樣，倒底要睡了罷！」

「要睡——笑話！」老姜舒展了一下臂膊，故意把骨節扭擠得咕咕格格響的響。「孫子王八蛋騙你，就再熬三五天也不希奇……」

對方沒有回答，只陰沉沉地哼着曲子，用腳掌分着節拍。突然，他沉重地翻了一個身，把歌聲壓斷了，抑壓的鼾聲在他鼻子裏昇起來。老姜叫了他兩聲，嗓子裏粘滋滋的，只有空虛的回聲在黑暗的四周響應他。空氣寂寥得叫人發愁，連老姜那樣的人都懶得再出聲了。壁上大口大掛鐘滴搭滴搭地響，像一個好心的老人的聲音：「睡吧，睡嗎，睡嗎……」老姜的頭逐漸埋倒了……

然而猛然間，他跳了起來。「起來，弟兄們！」他直着嗓子大叫，就像部隊指揮官應付敵人的突擊似的。沒有人應他，他惱怒地從車子上跳下來，在那個貪睡的夥伴後頸子上了一拳。

「起來，懶傢伙！車子要放……」

「哎，哎……那個鬼！」那個挨揍的人醒過來了，背着疼痛而驚慌的感覺瞪着他。「你打我，你……是你！」

他跳起來，冤憤交迸地咆哮着：

『你欺負人，我沒有犯你，你打我……』

老姜望着他大聲大笑。笑聲嘹亮而快樂，彷彿那昏霧般的燈火都給他的聲音燃灼得明亮了。

『隨你打，好不好？』老姜埋倒頭，柔馴地向對方的懷裏頂過去。『我老姜的頭在這裏，隨你搽那一門打：後腦壳，頭頂心，太陽角，巴掌，鼻子……』

老姜用的是苦肉計，爲了驅除那逐漸逼來的渴睡。但那個委屈的夥伴倒底沒有去打他，嘆口氣，他懶聲懶氣地埋怨着：『你趕渴睡，人家的皮肉晦氣。……剛才還吹什麼牛呢，再熬三五天都不稀奇……』

第四天了，日子是應該用刀刻出來的，這是生命的光榮的記錄——請寬恕我再一次的嘆舌：這一天是星期日，愉快的休息日，又加上是風和日麗的好氣候，老姜忙了整個上半年。日中邊，肚子餓得厲害，他破例吃了一餐大米飯。然而壞就壞在這裏，趕遠路的人不能給他的坐騎餵得太飽，人也是這樣。吃過飯，他的臉上昇了暗濁的紅暈，像喝醉了酒一樣。那個綳緊着的身體的線條也部分地顯出了寬弛的痕跡。他不作聲，滿屁股在一張靠着籬笆的長凳上坐下來。

正是一天裏最鬧盛的時分，年青的生命在他四周活動，而老姜——那個生命——却沉默了。在炎炎的陽光底下，他皺着臉，不作一聲地把幾個口袋裏的鈔票傾倒出來。亂糟糟的一大堆。他也懶得去理，用一張舊報紙包起它，叫人送到老李那裏去。那個被差的人接過重甸甸的

錢包，彷彿也傳染了些感動，他鄭重地包了包好挾在腋下。一面還咕咕巴巴地說：「真不少。老婆，老李的娘又要跑來給你叩頭：我老太婆死了都……」

『不要多囉嗦。』老婆厭惡地打斷了他。一面舉足跨上自己的車子。上車的時候，他的小腳勝有點發軟。坐坐正，搔着頭皮說：「你對她說，不是我老婆一個人的。大家都有份，你朝那一個叩頭好……」

老婆在車上一連打了三個呵欠。他不住地轉動着身子，彷彿沒有一個姿勢叫他坐得更舒適一點的，然而不論怎樣轉動，他的身子總逐漸地在傾斜。眼睛也逐漸睜細起來，差不多就要閉攏。半晌，他忽然掙開半隻眼睛來，還勉強湊成一個鬼臉——那是多麼美麗的鬼臉啊——用鼻孔幫助着噲噲地說：

『讓我睡一會兒，十分鐘。……就隔半個鐘頭叫我——要叫我的！不叫我，哼！我要……』他閉緊了眼睛，大概只距離那最後一個「要」字有兩秒鐘的時間，鼾聲便像憤怒的浪潮似的掀起。他睡熟了還像在笑，裂着嘴，口涎把胸口打濕了一大片……

對不住，以後的事情我就不大清楚，因為我就在那幾天裏動身到別處去了。等我回來，老婆已經不在那個公司裏了。我不知道他在那裏。然而像老婆那樣的生命是不會沉默的，也許他這時候正在另外一月天地裏創造着新的故事，可是我不知道他。沒有法子，我只得暫時收起我這個陳舊的未完的畫幅……

審判

他盡了最大的努力才在一個同事那裏借到了錢，然後向銀行裏去告了半天假，人事科主任問他有什麼事，他撒謊說去加一個朋友的婚禮，然而發急像一團火一樣的在他心裏燃燒，就像一個犯人被送到法庭上去審判他是不是有罪，他要到醫院裏去，去檢查他有沒有肺病。

他乘的電車，車裏並不擠，但是當他跳下車來的時候，他暈眩，心跳，疲乏得連腿都站不直了。天已經很涼了，身上又穿得不厚，但汗水正像一片小小的浪濤似的在他的額角上湧出來。他第一百遍，也許是第一千遍向自己這樣問了：

「我到底有沒有肺病？」

但他又第一百遍，也許是第一千遍那樣絕望地回答着自己：

「還會不是嗎？」

他是張志明，一個廿二歲的銀行練習生。五天以前的晚上，他發覺他的痰裏有一小塊血，他發慌了，根本不可能睡着，他用了整夜的時間來研究這個問題：這是不是肺病的徵候？結論是不

肯定的，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因為他沒有其他的徵候，譬如咳嗽，胸痛，盜汗……然而就像活在一個噩夢裏似的，他每一天在自己身上發現一個徵候，第二天他的氣管裏就老發着癢，咳嗽了。第三天早上，當他把一隻盛滿了水的臉盆從地下端到桌子上來的時候，就像挨了一下打似的，右胸骨突然發痛了。第四天夜裏，當他從一串亂夢裏醒過來的時候，他竟發覺他的上半身浸在冰冷的，像漿汁一樣的盜汗裏。

那可怕的徵候折磨着他，他瘦削了，蒼白了。『我倒底有沒有肺病？』他一逼一逼的問着自己。『還會不是嗎？』他又一逼一逼的絕望地反問着自己。他受不住這種精神上的可怕的磨難，下了最後的決心到醫院去檢查了……

現在他正走到醫院裏去。這是一個陰鬱的秋天的下午，一個老清道夫在掃着路邊的落葉，一個藍襪的要飯的小女孩子在後面跟着他叫着：『有福的先生，大富大貴的先生啊……』像挨了她的打一樣，他突然憤怒起來了，他一生裏第一次用腳踢了人。小女孩子被踢倒了，又委屈又害怕地哭着，在地上翻了一個身，爬起來跑了。

然而憤怒在他心裏燃燒。當他走在醫院裏面的水泥路上的時候，他憤恨到腳底下給車輪碾壞了的陷坑，它們像有意要拐絆他前進的腳步。那在兩旁草地上盛開着的菊花也惹起了他的憤恨，它們像故意開出來刺痛他的眼睛。他憤恨那個站在門樓下的，套着口罩的女看護，當她問他掛號的地方在那裏的時候，她爲什麼只歪了歪頭？她吃誰的飯？他憤恨得想咬嚼那個坐在掛號牌子後

面的中年人，他吃得又紅潤又肥胖，像故意在他面前買弄着他的健康，當他在卡紙上寫字，在海棉上蘸着水核點鈔票的時候，他臂膊上的筋肉鼓得像打足了氣的皮胎一樣。

只有那裝在壁上的大掛鐘沒有惹他生氣，它告訴他現在離檢定的時間還遠，讓他在審判以前還可以有充分的時間休息一下，再研究一下他的命運。把檢查憑證放在袋裏，他就在那設備着光學器械的檢查室外面的長櫈上坐下來了。

當他坐下來以後，一個一個的問題就像浪潮一樣的在他腦子裏湧起來了：「我倒底是不是肺病？」「假使是肺病怎麼辦呢？」「也許不是的吧？」然而……然而「怎麼會不是的呢！」這真是一個天大的不幸，他悲傷地想，但是他忽然又憤怒起來了，他覺得他的不幸不是偶然到來的，是他的家，他的父親，母親，妹妹和弟弟，是他所過的那份生活逼出來的。他們必須對他的不幸負責。

第一個要對他的不幸負責的是他死了的父親。他爲什麼這樣早就死了呢？因爲他的早死，使自已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他父親死的時候他才二十歲，正在高中畢業，人已經長得高了，但還沒有長寬，就像一株青皮的纖細的小樹一樣，還要靠陽光和水分的滋養才會長大茂盛起來，然而它突然被砍倒了，並且作爲樑木，要頂住整個屋子的重量了。

他父親是做了二十年的銀行行員，因爲不會說話的緣故，他的臉上老是裝點着溫和的笑容，看起來又憎厭又陌生。他喜歡喝酒，酒是他的性命，但也送掉了他的性命，他是中風死的，也可

以說是給酒精燒死的。死的那一天，他還在銀行裏工作，有一點領章，提早回家來了，回到家裏就睡下來，一句話都沒有說，也沒有呻吟，到半夜裏就死了。

他死下來的時候，手頭一個小錢的積蓄都沒有，喪事還是靠銀行裏發的撫卹金舉辦的。

他的母親也必須對他的不幸負責的，她用長期的瑣瑣的困難折磨着他，就像是每天的例行公事似的，她一見他的面就吵日子過不下去，米缸裏沒有米了，油瓶裏沒有油了，煤爐裏沒有煤了，看弄堂的巡捕來要捐錢了，二房東又來要房錢了。『活着受罪，還是死了清靜。』她哭着臉說，像真會死去似的。

她是愚蠢的，貪婪的，這樣說並沒有冤枉她。他每個月拿了薪水，差不多全部都交給了她，最多只留下十五分到二十分之一放在身邊零用，而她總疑惑着他會留下一半來給自己化。『你不要以為我不識字。』她常常恐嚇他，『我會到你們銀行裏去問的。』當他氣憤得發昏，氣憤到接連幾天不想和她說一句話的時候，她才相信他沒有騙她。但是她又怨他人生得忠厚。『你爲什麼不多向他們拿一點呢？』她說：『銀行裏還怕沒錢？』

他的妹妹也是可詛咒的，她用輕暖 and 冷淡損害着他，她經常的在他面前稱讚別人的哥哥能幹，羨慕別人的妹妹幸福。有時候，他從銀行裏回來，家裏來着她的朋友，她看都不看他，像他是她們家裏的一個傭人，或者是一個魯莽地闖進來的不相干的鄰居。

她只比他小一歲，當父親活着的時候她也讀到高中了，應該要想法子幫助他來挑起這付生活

担子，但是她只整天用鼻子唱着歌，或是整天坐在鏡子面前發呆，一會兒嘆氣一會兒又微笑，一會兒把頭髮披下來，一會兒又把頭髮攏上去……

他也恨他的兩個弟弟，大的一個在小學裏讀書，付學費的錢是他用血汗換來的薪水的一部分，他的弟弟也到了應該懂事的年紀了，但是他不要讀書，彷彿踢足球的興趣比讀書要超出一萬倍，當他回家來的時候，他的臉上永遠有汗和污泥的踪跡，也永遠有一注白煙透過亂蓬蓬的頭髮在他的頭頂上昇起來。他看着他心痛，晚上，他不得不敖住疲倦逼着他溫習功課，然而他弟弟故意報復似的拔高了讀書的調門，聲音尖利得就像一面發光的鋸子在他的腦髓鋸着，腦髓給鋸得像塵灰一樣洒落下來。

他的小弟弟今年九歲，還沒有上學，一天到晚就纏着他媽媽要錢買肉食，給了他，他一轉身跑了，不給他，他就絆住她嗚嗚地叫，像飢餓的貓一樣。他也曾經試驗過教他識字，在剪好的方紙上寫了字給他認，但是今天認過了，明天方塊字就不見了，不管他藏在那裏，只要他不在家那個小傢伙總會法子尋到它，毀掉它，像脫逃的犯人毀掉他頭上的枷鎖一樣……

他計算不出他的心裏對他的狂處有多少仇恨，這是怎樣的屋子呀，簡直是雞窠，是豬圈！人住在那裏，是對於人的侮辱。他們是住在樓上，總共只一層樓，但是他們的上面還有攔樓，還住着人家，他們的後面，只隔着一層薄板，又住着人家，一幢屋子裏住着七八份人家，喧嘩像大海裏的浪潮，整天整夜都不會安息，這邊的爐子熄了，那邊的爐子又燃起來，屋子裏永遠彌漫着口

的奇的黑的煙霧，像一個小小的火燒礮一樣。在牆上，在樓梯的把手上，一年四季都有處了死刑的臭蟲的血跡。秋天了，蒼蠅還成羣的從窗子裏闖進來，在給人吃的飯菜上散佈他們的種子和屎粒，塵灰和病菌……

他真是像憎恨魔鬼一樣的憎恨他在銀行裏的工作。在考進去以前，他曾經化了整整一個月時間溫習他在學校裏讀過的功課，溫習得可以背得出每一本書上的每一個字句，在考進去以後，又當掉一大包衣服去送了一份禮，幾乎要在別人面前跪下來才尋到保人。但是拿的新水沒一個月是夠用的。

他被派在會計科辦事。會計科主任是個胖子，他爲什麼是胖子呢，他整天沒有事辦，整天東張張西望望，吸着煙，輪流着把兩隻手上的關節骨擡得咕咕格格響，但是他不讓別人休息，特別是對，張志明，一個窮苦的練習生，他的手邊永遠堆積着做不盡的工作。才抄完一張大表，想喝一口水，舒展一下有些發麻的手臂，又要他記整頁的帳了。記過了帳又抄表，抄完了表又記帳，就像套在轆轤下面在大磨子跟前打轉的驢馬一樣……

這是必然的，就像太陽到了晚上就要落山，樹葉到了秋天就會落下來一樣，有一天，他撐不住了，倒了下來了，吐出血來了……

他憤怒地，悲哀地在長鏡上轉動着身子。這是再明白也沒有的了，他的不幸是他們造成的，他們應該對他的不幸負責。但是你對他們怎樣呢？你又對他們怎樣來對你負責呢？不幸已經在自

已身上生了根，不論怎樣的補償都挽救不了。他已經吐血，咳嗽，胸痛和盜汗，肺病的證據是已經確鑿了，同樣確鑿的是肺病生在他這樣的人身上，實際上就等於是慢性的死亡。爲什麼不是呢，他可以隨手抓出一把例子來證實他這個見解……

他想起了他的一個表哥，一個白白瘦瘦的年青人。他是一個貿易公司的職員，經常被公司調派到外碼頭去買賣貨物，有一次，當他從一個小城裏回到家裏以後，忽然吐了兩口血。他被送到醫院裏去檢查，檢查的結果是在肺上已經有了一個小洞，也許從那時候就開始治療還會有治好的希望吧，也許還可以多活一些日子吧，但是他根本沒有這個可能，他沒有錢治療，那時候他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了，上面還有母親，老老小小就靠他一個人的薪水過活，他不能不熬着病去上工，也不得不聽從公司的調派，熬着病在各處奔跑。

半年以後，他病重了，發着高熱，咳嗽着，哮喘着，人瘦得像活鬼，胸口又生着碗口大的濃瘡，永遠都不會收口。他熬不過痛苦，幾次三番要求他的母親和妻子准許他吞安眠藥自殺，起初她們不許他，大家用眼淚和要死的決心阻止他，但是最後她們終於咬着牙齒讓他自己這樣做了，因爲她們也熬不過這個痛苦了，當她們看見他痛苦，而不可能分擔他的痛苦的時候……

他的表哥成功用安眠藥毀滅了自己。這就是一年以前的事情。

他又想起他銀行裏的一個門警。兩年以前，當他考進去的時候，那個門警還不到三十歲吧，身上也長得並不算瘦，因爲常常咳嗽，他被庶務先生逼着到醫院裏去檢查肺部，檢查的結果是右

肺上有些小黑點，這是最初期的肺病，完全有把握可以治好的肺病，但是他比他的表哥更沒有錢去醫，他仍舊拉門闔門，向走進走出的主任經理們行着敬禮，偶而鎮壓一下在櫃台上兇暴地叫罵起來的顧客。他的工作是困頓的乏味的，他一天比一天瘦下去。

一年以後，他病重了，當再到醫院裏去檢查的時候，他的兩個肺都潰爛了。他還想掙起來工作，但是銀行裏辭退了他。他死在不久以前，他的妻子拖了一個和牽了一個孩子到銀行裏來要過撫卹，沒有答應她，她們大大小小都在經理先生面前跪下來，流着淚，用她們的前額撞着堅硬的地面。「先生啊，就做一個好事吧，死人還停在家裏呢……」

他在長凳上顫慄起來，還有比這更明白的事實嗎？他們的命運就是他即將到來的命運。他盡了最大的力量把自己的思想岔開去，不去想到自己，但是沒有用，自己的形象就像鮮明的浮雕一樣在眼睛面前凸起來了。

……大約在半點鐘，頂多在一點鐘以後，他就要帶着證明他被判決死刑的文件回家去了，當他向他的母親，妹妹和弟弟報告這個兇訊的時候，她們大概是會憂急的，悲慟的，也許到了那時候母親要爲他哭泣吧，也許他妹妹和弟弟都會像死過去似的發起呆來，連飯都不想吃了，但是這一點都幫不了他的忙，他不需要她們的憂急和悲慟，但是又害怕她們的憂急和悲慟將隨着時間消亡。當日子長了，當他的人瘦得像一個活鬼，日日夜夜的咳嗽，咯痰，甚至哮喘的時候，她們早就掩埋了對他的感情，誰知道呢，也許到了那時候她們還會憎厭他的活着，希望他早一點死亡

了吧。

這是必然的，就像他的長哥和那個門警一樣，他仍舊要到銀行裏去工作，仍舊要去記帳和抄表，抄表和記帳，像搥磨的騾馬一樣，但是當日子長了，當人一天比一天瘦下去，當終日不停的嗆咳和咯痰的時候，關於他是不是有病的猜疑會像烏雲一樣蓋在頭上，同事們會背着他，也許就當着他聚集起來研究他是不是有肺病，他們會厭憎地避開他：像避開瘟疫和死亡一樣。他也會被送去檢查，被辭退，像他們對付那裏可憐的門警一樣。當然，說起來也許比較客氣，裝飾着對自己毫無害處的禮貌。當他被辭退的時候，他們會這樣說吧：『你就回家去休息養一個時期吧，事業要緊，身體更要緊呢。』到這裏，說話的人會拍拍他的肩膀。『你放心，你的職位我們仍舊給你保留着，只要你那一天復原了，你那天進來辦公。』

但是他和他們同樣地了解自己的命運，他的病怎麼會好呢，他根本不可能請醫生打針和吃藥，因為連一家人的吃飯都成了嚴重的問題。他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絕望地躺在床上等死。

但是他不會馬上就死，當死亡到來以前，他曾一千遍一萬遍的想起他自己，他，張志明，今年才二十二歲，還沒有結婚，甚至還沒有過戀愛，活到這麼大了，還沒有叫裁縫做過衣服，他的衣服是他母親做的，一年四季都是藍布長衫，冬天它罩在棉袍子外面，夏天就靠它蓋住貼身的汗衫。他甚至還沒有一個人睡過一張床，小的時候他和父親和母親同睡，讀書的時候和大的弟弟同睡，現在他又和母親和小的弟弟三個人合睡一張床……假使能夠讓他活下去，日子也許會好起來

的吧，也許還有希望吧，無論如何，總要比死亡幸福得多吧，但是他就要死了。

當死亡到來的時候，也許是很痛苦的吧，也許也要像他表哥那樣，因為熬不過痛苦而想到自殺的吧，但安眠藥怕很難買，他想不到表哥的安眠藥是那裏弄來的，換了他差什麼人去買呢？藥房裏又怎麼肯把送命的藥隨便賣給生人呢？他想不到辦法。但是現在離那個日子總還有一段時間，還來得及在以後考慮和解決這個問題。

當他斷了氣以後，也許還不等他斷氣吧，他的母親就會帶着她的孩子們到銀行裏去要撫卹了，她們也一樣會跪在經理先生面前，流着淚，用她們的前額撞着堅硬的地面。「先生啊，就做一个好事吧！死人還停在家裏呢……」

經理先生自然不會相信她的，但是她說的卻是真話，他的屍首那時候自然還停在家裏，也許仍舊在床上，也許已經給他們搬在地下了，用一條舊被褥蓋着他，在他的頭邊燒着紙錠，在他的腳後點着油燈。

.....

就在這個時候，他聽見一陣騷動的聲音，面對着他的 房門已經打開了，他心裏有一點紊亂，一下子判斷不定這是不是發生在他的想像裏。他也記不起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的，他的身邊已經站滿了臉色灰白的人。當門打開來的時候，這些人中間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有人驚惶地朝後面退，有人又驚惶地圍攏去，一個戴白帽子的女人從屋子裏走出來，她一隻手捏了一支筆，一隻手

捏了一張繫着硬板的紙，用筆頭在紙板上敲了兩下，她放聲叫起來了：

「張志明！」

他猛然想到她叫他做什麼。就像同時有人在他腦門裏猛擊了一下似的，他的眼睛發黑了，那一大堆臉色灰白的人，那門和窗，那整面的牆壁和整幢的屋子都在眼睛前旋轉起來了，像迎着風的風信旗一樣。忽然又覺得兩隻腳輕飄得騰起來了，就像有雲霧在腳底下托着一樣，但雲霧也旋轉起來了，他顛倒地腳朝上的從半空裏衝下去……他暈過去了。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的身邊圍滿了莽惺惺的人。他頭暈，心蕩，像才害過了一場大病。不知道什麼人用一塊浸飽水的面巾放在他額上，冰冷的水的細流在臉上掛下來。那個叫他名字的女人在按着他脈息，像要掐斷他的手臂似的，一直等他痛得叫出了聲音，她才寬弛地鬆了手，收去了覆在他額上的濕面巾。

「真怕人！」她驚嘆着向自己說，忽然又掉過頭來向着他：「你看什麼病？你的號單呢？」
他也想不起是自己拿給她的，還是她在自己身上搜出來的，他的檢查憑證已經在她的手裏了。
她叫起來：

「你就是張志明！現在會走路了嗎？可以走了！現在就到裏面去！」

那使他發暈的絕望的恐怖又攫住了他，他抖起來了，判決和死亡的形像化成了一羣惡鬼在眼前閃閃。忽然他想到逃走，但又掙不出氣力。那個女看護開始用手推他，像怕他真會逃走似

的，他沒有力量反抗她，跌跌撞撞的被她推進了屋子。

現在他站在法庭上了。一個高大的醫生命令他脫下衣服來。他的手跟着身子發顫，從額角上流下來的汗水又遮着他的眼睛，解開一個鈕扣像比銀行裏記滿一頁帳還困難。又用盡了兩條手臂的力氣，像頸項都給拔長了兩分，才把一件舊棉毛衫從頭上剝下來。當脫下最後一件汗衫的時候，有好幾次他發覺他手裏抓着的不是汗衫，而是自己的皮肉……

審判終於開始了。當他站在水冷的發光的器械中間的時候，他好像已經忘掉應該怎樣來管制自己的呼吸了，有時候他吸進得太多，像快要窒息似的，有時候它又吐出得太多，像就要斷氣一樣。心也跳得古怪，一會兒完全不跳了，一會兒又跳得那樣的劇烈，像隨時會從喉管裏跳出來。魔鬼們的影子在眼前亂跳，好像還看得見他們直立的頭髮，綠的閃光的眼睛，白而尖的牙齒，長長的瘦骨嶙峋的手臂……他忽然想到自殺，下決心從醫院裏出去就去買安眠藥……忽然又害怕他就會倒下來，或者是再一度掌厥，或者竟是死亡。

但是審判在他沒有倒下以前停止了。燈亮了，那個高大的醫生向他走過來了。

「你害怕是不是？」醫生說，好像還拍了拍他發麻的肩膀。「快去穿上衣服！你可以回家去睡覺了，你沒有病。」

就像在眼睛面前同時昇起了十個太陽，他被那巨大的歡樂的光弄得發暈了。「我沒有病，我沒有病！」他叫出聲音來，但還有點怕聽錯，他又去問了醫生：「先生，你是說我沒有病！」

醫生聳了聳肩說：「你沒有病。」

當他穿着衣服的時候，彷彿有小天使在他的頭上飛着，他幸福得老想哭出來。『我沒有病我沒有病。』他在心裏面歌唱。快樂的風暴沖擊着他，把什麼都沖掉了：憂急，憤怒，恐怖，病痛，死亡……他的心裏充滿了溫馨幸福的感覺。

但是當他離開醫院的時候，他忽而有一點不快地想，像應該用什麼理由來解釋這些發現過的屬於肺病的徵候呢——他吐過血，有過咳嗽，胸痛和盜汗——會不會是醫院裏騙他，明明發覺他有病，因為看他可憐才說他沒有病的？但是忽然又覺得這個猜疑沒有根據，醫院裏為什麼要騙他呢，一個不相干的病人的生和死，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呢？但是忽然又有一點不快地想，那和在痰裏的一小塊血會不會是鼻子裏或者牙齒上的毛病？誰知道呢，也許那以後發生的咳嗽，胸痛和盜汗也只是一個心理的恐怖的反應……

當他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時候，還剩餘在他心理的快樂就完全跑掉了。就像根本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他仍舊回到他那個像豬欄，像雞窠，像火燒場一樣的家裏去。他的母親仍舊還用長期的瑣瑣的困纏折磨着他。他的妹妹也仍舊會用輕蔑和冷淡損害他。他也仍舊要為他的兩個不長進的弟弟痛苦。而他仍舊要在銀行裏抄表和記帳，像推磨的牲口一樣……

當他走近他家裏的時候，他甚至感到比平常更不快樂，像受了一場可悲的愚弄一樣，他惋惜他被白白糟蹋了的健康，就吐了這一小塊來路不明的血，他在整整四五個夜裏睡不滿三五個鐘點

，甚至於因爲支持不住靠過去了。而他又以多麼沉痛的心情，白白化在醫院的那一筆錢呀！爲了彌補這一注支出，他就要整整一個月不化一個另用錢，而這一個月的日子是多麼的長，多麼的困難啊……

人物小記

一 一個地主

胡鳳毅先生是故鄉著名的富戶，他的田地就不上一千畝吧，也總有個七八百畝。他的住宅就坐落在他的田地中央，四面圍着河溝，沿河還築有一重粗大的木柵。一座大穀倉就像一座碉堡似的聳立在一個土墩上，那裏面也真的掘有鎗眼，砌有防禦鎗彈和火災的土磚牆。

他用得很省，很注意他的產業，經常的計算和查核有關他產業的帳目，逼着管家在黑夜裏點着燈籠去要欠賬。當佃戶們把租米挑到他穀倉裏來的時候，他親自監督過秤。他不出門，不過常常在穀倉樓上的鎗眼裏出神地望着自己的田地，那些劃成一方塊一方塊的金黃的土地，而在陽光下無邊無際地延伸開去，一直連接到蔚藍的天邊。這中間，還能夠發現幾個小黑点子，那是他的佃戶們在工作，這時候，他的心裏總泛溢着一種醞釀的快樂的感覺，像微微喝醉了酒似的。

他生得不高不矮，不瘦不胖，只是臉上的皮肉略微鬆弛一點，看起來老有一種不幸的感傷的神色。但他的鼻子長得很直，鼻樑也很開闊，看相的人十個有十個斷定他以後還要發達。他從小

胆小，被看相的人斷定了命運以後，當然更加愛惜自己的生命了。

鄉下鬧過一陣土匪。有一次晚上，在鄰近的村子裏隱隱約約的聽見兩下鎗聲，消息傳來，鳳毅先生急得一夜沒有睡覺，他隔照整個屋子都息了燈，集合一家大小躲到穀倉裏去。黑暗裏，只聽見他的牙齒不住的撞擊着，發出像擗磨一樣的聲音。

一直等到去探聽消息的管家回來報告說沒事的時候，鳳毅先生才輕鬆地透了一口氣，他哀傷地搖了搖頭，顯得決定的神氣說：

「這裏住不得了！我們搬上城去。」

第二天一早，鳳毅先生就帶了他全家老小，僱了一條船住到城裏去了。

在城裏過了一個月，管家隔一天來探望他一次，向他報告帳目，報告出地的情形，有時候還帶些乾筍和新鮮的魚鱈來，但最後一次却帶來了兇訊，那個肥大的管家揩着滿頭的汗，吶吶着說：

「昨天晚上土匪又來過了……到了我們前面村裏，搶去了五担穀子，三百斤草……聽個戶說，他們……他們這班土匪還想來綁少爺……」

鳳毅先生頓時急出了一身冷汗，臉也頓時泛白了。他不說什麼，只叫人去把門關上，上了門，以後不許有人走進來或跑出去。一直到上燈時分，才見他輕鬆地透了一口氣，接着又哀傷地搖了搖頭，顯出決定的神氣說：

「這裏也住不得了！那些土匪……他們一定曾知道我在城裏，通一根內線，我的性命完了。我們明天搬到上海去！」

第二天一早，天還沒有亮透，鳳毅先生帶了一家大小，排着長隊擠上火車去了。

到了上海，他們在他的一個親戚那裏耽擱了兩夜，以後化錢頂了一幢屋子。鳳毅先生又太太平平的過了兩個月。他不常出門，頂多到他的親戚那裏去坐一回，又忽忽忙忙地回到自己家裏來了。有一天，鳳毅先生不知道那裏來的高興，竟給馬路上的聲音誘惑得耐不住了，他下了一個決心，要出去看一看上海地方的繁華。於是便換了一件穿舊了的布長衫，戴了一頂舊呢禮帽，走到馬路上去了。

馬路像一條奔騰的大河，數不清的車輛和行人喧叫着湧過去又湧過來。鳳毅先生的心裏很慌亂，但也不知道慌亂些什麼。天已經黑下來了，人行道上絡繹有些年青的女人站出來望着他，她們的臉上都抹着白粉，點着通紅的胭脂，他禁不住貪婪地朝她們望兩眼，但猛然間，她們趕上來，兩個有力的手臂緊緊地揪住他的衣袖。她們還像鬼怪似的笑著，露出不乾淨的牙齒來說：

「去，去！」

鳳毅先生又急出了一陣冷汗。他絕望地掙扎着，像就要哭出來似的吐出了一些反抗和告急的語言，連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大概是：

「不去！你們放手！救人！……！」

他掙脫了，開始向家裏奔跑。人行道上不時有人停住腳詫異地望着他。他喘着氣，不時回過頭來望一眼，一直跑到他自己屋子門口才定下心來。他的一家都吃驚地圍着他，他喘息着向她們報告他的遭遇，但這一次他破例撒了一個謊：

「險極了！兩個……兩個男人來抓我，被我一掙，掙開了！」

有一天，他的親戚來探望他們了，他還開口跟他商量一樁事情，大約是預備盤下一家印刷所，希望他湊一點股子。鳳毅先生皺着眉頭想了一想，又叫人去拿了一面算盤來算了一算，說出了一個比所有其他的股子加起來還多一點的數目。他的親戚又吃驚又快樂地望着他，他也沒有提出什麼附帶要求，倒是他母親，胡老太太發表了意見：

「公司開起來，好不好讓鳳毅去弄個事情做做？鳳毅這個人你是知道的，人是能幹的，就是胆子小一點……」

但鳳毅先生並不同意他母親對他的批評，他顯出一副鄙夷的神氣來朝她望了一眼，還微微搖了搖頭，想說些什麼，但又沒有說什麼。

公司籌備好了，鳳毅先生被請去當了內賬房。經理就是他親戚，但他到公司裏來的時間很少，有些事情工頭是來向他接洽的，譬如工人要預支一點工錢，機器上要添買一些另件之類的事情，他很能對付，還作了些主張，譬如在工人預支工錢的數目上，他一定要打一個折扣，有時候他親自去買原料買生財，爲了可以避免經手人的貪污等等。

他就住在公司裏，他的辦公室設在樓上，就在他寢室間壁。他的工作很少，但他常常很忙。他成天地計算着帳目，一分錢也不能讓它短少。此外則工整地寫一些像「此處不可亂塗」，「電語聽後即須掛好」諸如此類的小條子粘在牆上。

有一次，那是工友們要求加工錢，鳳毅先生又遭遇到致命的危難了。起初是工頭來向他說，他說要等經理核准，但那些發怒的工人開始不耐地包圍住他，要他交覆，他怎麼能答覆呢？但那些粗肩巨臂的工人圍着他，其中有一個人竟裝出預備打架的樣子來了，只見他捲起衣袖，露出那鮮滿青筋的胳膊，咬牙切齒地說：

「胡先生，我們做工的人喜歡爽快……」

鳳毅先生整個身體像浸在河裏似的冰冷又粘濕，他只想那裏有一個縫道，可以鑽進去通到家裏。但他的背後是書桌，窗棗背後就是書子，跳出去是不會再站得起來的，沒有法子可以想了，他只得揮着絕望的手勢，他喊救命似的喊叫起來：

「好，好好！不許打人！我答應，答應……」

等那些可怕的人一走散，他趕忙把帳冊文契捲紮了一下挾在腋下，回到家裏來了。

「險極了！」他向他的吃驚的家屬報告：「真是險極了！只差一點點就給人打死了……」

他趕忙打電話給他的親戚，向他報告了那個兇惡的消息，他硬要辭職，但他的親戚卻挽留他，只叫他立刻開除那個兇惡的工人。

鳳毅先生也考慮了一下，想起來似乎就是那個傢伙可惡，其餘的人倒也不見得怎樣，他決定採納妻舅的主張，又去打了電話叫工頭來，把自己的決定告訴他，工頭顯出有點爲難的樣子，但鳳毅先生把早已準備好的一筆錢塞在他手裏，他推辭着，但終於把它裝進口袋裏。接着便像宣誓一樣的告訴鳳毅先生，他一定能夠把這件事情辦好。

第二天中午，工頭的電話來了，鳳毅先生戰戰兢兢的到了公司裏。那個可怕的人已經走了，其餘的工人們跟原來一樣的工作着，照理，他可以安心了，但他的心裏仍舊不很安頓，老是像有一塊不幸的黑影罩在他心上。坐着不安頓，立着又不安頓，連夜裏睡着了還做着不安的亂夢……這彷彿是一個兇兆，事實上也確實是兇兆，最大的不幸壓到他的頭上來了。第二天，他收到一封筆跡陌生，沒有註出發信人地腳的信，無可置疑，這信是那個被開除的工人寫的，信裏而用了最最可怕的字眼告訴他：他將要被殺死，只要有一天被寫信的人看見……

這是中午，禮台少已經擺好了桌椅碗筷，就要開飯了，職員們，工人和學徒們正圍在一堆嘻笑，只看見鳳毅先生臉色灰白的從樓上衝下來，險些在樓梯上摔交，他也來不及撫摸一下碰痛的腳指，只埋倒頭朝外面鑽。他的帽子拉得很低，帽沿差不多蓋住他整個開闔的鼻樑。

回到家裏，他再也支持不住了，四肢冰冷，整個身子像棉花一樣的癱軟，他被扶着躺在床上。他的家屬們吃驚地悲哀地圍着他。

『我的性命完了！』他絕望地叫起來，眼淚在他臉上流着。『有人要謀殺我了，我謀殺……』

二 主編先生

費不吝先生是一家專印重版書和盜版書的書店的老闆，經理和主編。但他不喜歡別人稱他老闆和經理，達到這種場合，他總要繃起臉來，露出一副滿不快樂的神氣來，因此，那些聰明的朋友和下屬們就稱他費主編或主編先生，這時候，他的心花就放開了，眼睛眯了起來，頰頰鼓了起來，嘴唇裂了開來，像在身體裏而裝滿了快樂的空氣似的。

他在大學裏讀的教育系，那時候，他是出名的苦學生，但功課也並不怎樣出色，就只是常常聽見他在每一個同學面前喊窮。他絕對不吃肉食，不看電影，但人家請他吃或拉他去，他也總是接受的，不過在接受以前總要聲明一下：

『我嚐一嚐。我不喜歡吃肉食，這一次看你看老兄的面子。』或者是：『你們爲什麼怎樣歡喜看電影呢？我真不想看，完全奉陪你老兄。』

讀書的時候，他生得很瘦，但自從辦了書店以後，因爲業務發達，使他不得不略略看重爲事業之本的身體，他很講究營養；而吃下去的雞肉魚蝦也全部在他身體裏起了它們應該起的作用，他發胖了，紅潤了。但他常常向那些給飢餓熬瘦了的下屬們說：

『你怎麼會這樣瘦呢？這是因爲你不肯鍛鍊！身體頂頂要緊的是鍛鍊。你看我，我比你壯，但我從前比你還要瘦，完全是靠鍛鍊，鍛鍊……』

他的書店經營，倒很得法，聽別人說他很賺了些錢，還做了一家一家紙行和一家印刷所的股東。但假使有人在他面前提起這些事情，他立刻顯出一付或者是冤屈得叫人憐憫或者是莊嚴得叫人發抖的神氣來說：

「你說什麼？說話必須負責。你知道我是讀的教育系嗎？你知道這一句格言嗎：人生以服務社會為目的，我不知道別人怎樣，但我就抱定這個宗旨。」

而我們的主編先生為社會服務的事業也是真的不少，什麼編輯部，發行部，又是什麼接洽處，服務社，諮詢局……連他自己有時候也想不到他寫字間門口掛了多少牌子，但他的基本職員卻很少，連他自己不過五個人，他的一個姪兒和姪兒媳婦佔據了兩個位置，另外一個是他的外甥，再另外一個是練習生，據說是他一個奶娘的兒子。

但臨到要出版一冊書籍的時候，那一大堆的整理，剪貼，抄寫，編排和校對的工作，這五個人是無論有多大的精力也來不及的。我們的主編先生用的法子很簡單，他只在報上的分欄廣告裏登一則應徵的小廣告，那些餓急了的人，那些大學畢業的，中學畢業的，有豐富的辦事經驗的人便成羣結隊的來了。他可以大大的挑選一下，揀兩個胃口頂小的朋友來試用一番，又找出他們幾個小錯處，把眼睛一沉，好像失望透頂似的搖着頭說：

「你看，你履歷上寫得好看，連這點事情都做不好。你自己想想看，你可以在我這裏做下去嗎？——不行，不能用！」

那些餓急了的人又是慚愧又是着急，連話都說不上來了：

「請你原諒，請……」

我們的主編先生還是不斷地搖著頭，他的眼睛長久地瞪在報紙上。假使你有勇氣，有耐心，在五分鐘或十分鐘以後，他的頭會慢慢的抬起來，坐坐端正，繃攏着眉毛說：

「好，就讓你試試看。不過我們預先說好，你不做聽你的便。我們這裏新用的職員一律要試用一個月，試用期內薪金減半。在試用期間，如果你中途自動辭職，薪金分文無着。試用期滿，看你的成績正式任用。我告訴你一句格言：人生以服務社會為目的，我們隨便做什麼事情，都要抱着一種服務精神，不管報酬多少，地位高低……」

談話完畢，像大山一樣繁重的工作壓上來了，直忙得那些可憐的試用職員一身臭汗，連小便的時間都騰不出來。在整個辦公的鐘點裏，只聽見主編先生咳嗽的聲音，他的皮鞋腳在每一個角落裏碰響的聲音。有時候，他還要站在你而前監督着，嘮叨着：

「做事情第一要用腦筋。怎麼可以不用腦筋呢？現在的東西多少貴，一天寫錯一張信封，一個月就是一筆大損失……」

到了星期六的晚上，我們的主編先生忽然覺得和藹可親了，他的臉上出現了像奇蹟一樣的笑容。他拍着每一個試用職員的肩膀，像彼此都是老朋友似的。

「明天是休息日，」他說：「我看你們在家裏也沒有事情，跑出去又要用錢，還是到我這裏

來做半天，我另外給你們全天的薪水。好在你們都已經明白，人生以服務社會爲目的……」

在漫長的試用期間，總有些想不通人生以服務社會目的道理的人在中途辭職了，這是預先說好的，照例薪金分文無着。好在人多得很，立刻有候補的人來填了缺。

好容易，那些可憐的試用職員做滿了一個月，像判了徒刑的犯人們等到了自由的日子似的，心裏充滿了光明快樂的希望，但主編先生的臉色卻更加難看起來，他早就找好了你的幾個替處，把翻白了的眼睛給你看：

「你自己看：你做的事情裏有多少錯。你自己想想看，你能夠在我這裏做下去嗎？……不行，不能用！」

那些不幸的人又照例給慚愧和發急煎敖着，像哭泣一樣的懇求了：

「請你原諒，請……」

這時候，就要看自己的幸運了。其實，徹底的說，也不是看什麼運氣和晦氣，那就是要看那本書編輯的程度了，要是已經完成大半，那你就跪在他面前，向他號哭都沒有用，他的心比石頭還硬，連望也不會望你們，就像你們根本不存在一樣。要是這本書還有大半沒有完成，只要你有勇氣，有耐心，那末在五分鐘或十分鐘以後還能夠看見他勉強抬起頭來說：

「好，那末再試用一個月。你做不做聽你的便：條件跟上二次完全一樣。總之，人生以服務社會爲目的……」

但在這一次任滿之後，那就再沒有什麼意外的幸運了。你就是在他面破破腦袋，也別想他可抬頭來了。

我們的主編先生就這樣的跨向成功和勝利之路……但只有一次，他倒了一點帽，而且在一個下賤的女人手裏。那是有一次，在下午六點鐘，下寫字間的時間，那個女職員也是應徵來的，才來沒有幾天，這時候她正給那些剪下來的，給漿糊和汗水沾污了的小字條弄得糊塗了，分不清楚了，等大夥兒走完了，還看見她用手帕揩着鼻子上面的汗，絕望地焦急地忙碌着。主編先生正巧小便急了，照例他是要等全部職員走空了才去小便的，因為他根據多年的經驗得來的教訓，人心通常是很壞的，一個人縱然外表上穿得很體面，也說不定他不曾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順手牽羊一些什麼東西的。但這一次他因為小便太急了，無論如何等不到她走開了，只得破例放在沒有人的屋子裏耽一會。他衝出去了。

他走得很快，他的臉上出現了和整個命運打賭的神氣，但還是走慢了一步，等他走到寫字間門口的時候，那個女職員已經從門裏跨出來了。他緊張了他整個神經系統，用眼睛向她身上搜索了一下，第一遍沒有發覺什麼，第二遍卻發現了疑點了，那是她突起的乳部底下，旗袍裏面有小塊東西微微突起着，他又用了整個腦神經細胞研究了一下，這一小塊東西是什麼，這或許是墨水瓶，或許是電燈泡，又或許是印泥缸，總之，這一定是一件什麼東西，這東西和他是血肉相連的。

那個女職員給他望得漲紅了臉，轉身要走，他慌了，趕緊叫住她說：

「你……你等一會，我同你說句話……」

那個女職員的臉漲得更紅了，無措地用兩隻手衛護着胸口。這時候，他的疑竇證實了，假使裏面的東西不是拿他的，爲什麼她心虛地紅着臉，又爲什麼心虛地用手護着它呢？像有人在旁慫恿他似的，他的手對準着那個方向探索過去了……但是她發呆了，手神經像閃電一樣的報告他，那不是什麼藥水瓶和電燈炮和印泥缸，那就是她一方浸飽了汗的手帕。

我們的主編先生這一會可慌亂了，他想不出應該用什麼方法來解釋他這個有一點荒唐的舉動。慌亂裏只看見那個女職員像魔鬼一樣的怒睜着眼睛，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暴出小的尖的牙齒。忽然她迅速地掄起手臂來，像劈柴一樣的向他的臉上劈下來。他想躲開，但還沒有來得及躲開，他的左邊臉上奇怪地響了一聲，頓時覺得像火燒一樣的如辣起來，火星子都從眼睛裏爆出來了；好半天，我們的主編先生的神經才鎮定下來。那個打人的女職員早就走了，天已經黑下來，一羣烏鴉在屋頂上噉叫着飛過去，他感到很疲乏，很痛苦，很悲哀。他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

但不久，他又高興起來了。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爲第一，這個悲劇發生在辦公時間以後，沒有第三個人看見他們的演出，不致流傳開去，響影到他的名譽事業。第二，那是最最。他寬慰的一點了，就是她明天不會再走來辦公，這是預先和她訂明的；如中途自動辭職則薪金分文無着。